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十一

張

庚字瓜田號浦山浙江秀水人布衣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有程恕齋集

觀虎說

一

書死守孤城狀後

一

愧草軒記

二

鮑志周傳

二

西湖二先生傳

三

二曲先生傳

五

劉崑傳

六

李襄水傳

七

馮李兩孝廉傳

八

翁氏兩孝子傳

九

書焦存兒事

十

王

垣字紫亭陝西蒲城人乾隆辛酉舉人有嘯雪堂集

避雲詩集序

十一

陳

朗字太暉號青柯浙江平湖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官江西撫州府知府著有青柯館集

陸梅谷夢影詞敘

十二

金

姓字雨叔浙江仁和人乾隆壬戌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吏部侍郎

孝節夏孺人傳

十三

竇光鼎

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有省吾齋集

永康縣學宮建修碑記

十四

關帝廟碑

十四

永濟縣知縣王君墓誌銘

十五

河南南汝光道張君墓誌銘

十六

朱稻孫

字稼翁號娛村浙江秀水人竹垞先生孫貢生考授州判乾隆丙辰長蘆舉鴻博

郇城先生墓誌銘

十八

鄭虎文

字炳也號誠齋浙江秀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左贊善有吾松閣集

金陀薈萃序

十九

松溪書屋圖序

二十

沈定夫詩序

二十

黃敏遊草序

二十一

書潛山尋墓記後

二十三

汪霖傳

二十三

翰林院編修叔山邵君墓誌銘

二十四

韓烈婦墓誌銘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十一

觀虎說

張庚

乾隆甲子冬十月。睢州東關集市上。檻虎一人爭觀之。湯子見觀者衆。因感麟鳳。若至觀者。又當何如。為作觀虎說。問余。湯子之觀物也。遠矣。雖然。虎猛獸也。貪暴殘忍。以為性。常則食麀麋鹿。麋狐狸。羗羊等物。變則食人。故人一聞虎之名。即不必見其形。而怵怵凜凜。以畏。一旦受制於檻。昇至於閭閻。宜乎人爭觀其形。欲一悉其猛態也。若夫麟。仁獸也。鳳。神鳥也。出亦不妄出。惟聖者知之。凡夫詎能識之。而羣觀之哉。我以為駝峰。繪水間。即有麟鳳。常遊之人。亦以常獸常鳥遇之矣。豈復有觀之者哉。而湯子以為觀之者。必更甚於觀虎。噫。使麟鳳果有於駝峰。繪水間。我猶恐湯子以常獸常鳥遇之。湯子乃慮衆人之不勝觀也耶。且麟鳳豈亦莫人觀也耶。

書死守孤城狀後

美玉人所寶也。當其為璞。求玉者不顧也。見燕石於棧估者。則市焉。今夫驥良馬也。人之求之亦急矣。及遇之鹽車。又趨而過之矣。為之駕鹽車也。而驚駘反被以千金。裝馬嗚呼。和樂不恆有。玉之終於璞。驥之老於鹽車。不知幾何矣。明末闖禍中原。朝廷之急將。甚於美玉良馬。冀翅萬萬。而特擢者專任者。皆燕石也。驚駘也。而良將終

為璞之藏鹽車之困。若閻典史應元。豈非其人哉。當典史任江陰時。禦江盜有功。巡撫上其狀。以欽都司掌巡。此崇禎十四年也。久之仍循資遷主簿。未幾明社覆。金陵破。典史明知江南無主矣。然猶激於忠義。奮其智勇。與代者陳明選堅守江陰八十餘日。而以死殉。今讀黃晞所狀。其應變方略出奇不窮。豈非一時名將哉。當時巡撫既上其禦盜功。使破例舉之。廟堂破例任之。其忠義足以激同官。智勇足以合諸將。天下事非必無濟也。奈何以資格棄之。不得盡其才於可為之日。而徒成其仁于時去之後。悲夫。抑明世資格之重。屈抑賢才。又豈獨一閻應元。嘉靖間倭寇東南。會稽典史吳成器者。率士卒遮擊于龍山。盡殲之。未幾又破賊於曹娥。江大小凡數十戰。皆捷。每戰身先之。進止俱有方略。所部無秋毫犯。以限資格不得顯擢。改武職。由是思之。賢才之困於資格。可勝歎哉。昔太祖以布衣起定天下。士皆取於草莽。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自當設科取士。孰知久久偏重。進士之局遂成。以至牢不可破。他途進者。縱良才必抑之。蘇觀生以諸生保舉官。至戶部員外郎。京師陷後。流離至廣。會丁楚魁等將立水明玉。觀生與共事。呂大器以其非進士叱辱之。噫。茲何時耶。猶論資格也。邵青門嘗云。二百八十年。無恙之金甌。破碎于千百庸進士之手。原其心宗社可覆。君父可亡。而進士之局。必不可破。其言雖似激。以閻陳吳三典史觀。

之誠非過也。操用人之柄者鑒之。慎毋乘駑駘既蹶而怒無良馬也。

愧草軒記

張子永祐名其讀書之室曰愧草軒。而謂余曰。某坐軒下。見庭草自甲坼勾萌。以至
丰茸蕭鬱。而花而實。其氣之隆隆勃勃。蓋無瞬息或止也。夫人與草同受天地之氣
也。乃或朝勵夕止。往苒怠緩。曾不若草之憤發奮興。不肯自負于天地。我誠愧之。因
題以自警。幸先生推此意為記。以揭諸壁。余聞之不禁喟然歎曰。有是哉。顧子之意
言已賅矣。庸何推。雖然。余猶憶少時。歲月季于薔。冬月發兩萼。未幾霜冢之。既而
雪覆之。冰凍之。則以為瘁矣。迨春陽漸舒。雪消冰釋。而蓓蕾如故。至二月陽氣暢達
而始花。花大于拳。其瓣繁密。其色濃豔。入春而發者。迥不及也。因慨士君子當貧賤
困苦顛沛流離。而能自力。則其成也。必大異於安常處順者。慎毋為茲花愧也。嗟乎。
去者不可追。來者復轉輻。尤擾。又氣血日衰。猶草入三秋。甯復望其發榮滋長耶。
念之未嘗不汗背。今子方年壯盛。正春陽始暢時。既知草之足愧。亦惟在勉之而已。
倘他日悔恨如余之今日焉。是又多此軒之一名矣。

鮑志周傳

鮑志周字景瀛。杭州餘杭縣人。性至孝。幼喪父。泣血苦。後讀書鄉塾。常往哭於墓。

一日晚歸。母見目赤腫。疑同塾角戲痛斥之。後家人見其哭墓。泣曰。昨何不言。曰。恐傷母心也。年十九。補弟子員。旋食餼。雍正七年。拔貢成均。八年冬。簡往陝西。明年攝邠州淳化縣淳。自明季殘於寇。今猶未蘇。志周極意撫循之。宿弊悉除。冬饑。民謀徙。志周親往稽戶口。計常社兩倉。儲穀足支四月。則麥期近。乃屬耆老告以毋轉溝壑。為之泣。民亦泣。由是無出疆者。肅州需軍米。檄淳三千石。志周發穀屬民領碾。不以役督。曰。差役即擾民。何堪。米竟先期交運。陝甘兩省多荒地。雍正間。議令三年墾復。十年升科。淳前令已申報可墾者千數百頃。志周知地瘠。現耕者尚多。三年一易。謂之歇地。況久荒乎。擇稍可墾者。援折算例。請於上官。入告報可。時州牧難之。志周堅持。竟得請。退語人曰。我別母之官。毋訓我愛民如子。不愛民。是負毋訓也。治淳未二載。前流徙蜀漢間者咸歸業。以內艱歸。乾隆四年。服闋。赴補時。河南雨災。奉命往協賑務。賑考城。考城令以君故得上考。明年補濬縣。治濬如治淳。中丞雅爾圖器之。調祥符甫受事。管河同知移書刻期徵民夫四百。志周以非公檄。不應。六年。江南災。明年。

上命移河南米麥協濟。米須碾運。府倉七千石。縣倉九千石。事孔亟。會城碾戶盡役於府。志周赴朱儂鎮集米商告曰。舊例照折起運。贏歸官。今以官穀照折易爾米。贏

歸爾衆。懽諾不日以足。麥購於市。他邑民皆苦之。志周潛以人雜諸商賈。市糴數足。而民不知。中丞雅爾圖榜其堂曰。循良師表。旋擢本府清軍鹽捕同知。未市月。攝彰德府。整率有方。中丞益賢之。復榜其堂曰。治擬龔黃。題請知衛輝府。部以非題缺議駁。中丞仍檄署之。會畿南二麥歉收。移文河南郡邑備貯。衛郡責糴八萬。志周置之屬邑數請曰。無庸境內商販赴彼。日數千石。食自足。不外需矣。一經官購。則當截商商截。則市價必昂。鄰民未濟。我民先病。且麥不可久貯。勢必借糶易穀。不滋累乎。已而果不需麥。九年得代。返汴疾作。遂卒。年四十有八。志周公明清敏。坦懷接物。出之肫肫。其性也。在瀋化時。有重囚周龍穴獄亡。法曹據報入。志周亟命掩捕。時例禁嚴。限滿不獲。落職協緝。翌日。邑民知之。恐捕吏去。各自起丁男四出佐緝。有三原民故健步。能索叛亡。一日過瀋村里。惟見婦女怪之。詢由。或告以故。其人曰。此非瀋人所能。吾當密偵之。婦女聞之。圍繞爭脫簪珥賂之。致報。未幾果獲。其令祥符也。有黑衣人自稱尉氏縣捕役子。緣張某姦彭某妻。因謀死親夫事。父捕未獲。勒限重比。婦現居臬署旁。張現充臬署庖人。丐公逮之。志周即帶黑衣人往獲。訊不諱。黑衣人曰。有天矣。言訖不見。彭係替者。乾隆四年水災。夫婦逃荒。往中年。依姪不能存。復轉徙道。逢張姦其婦。以翦股織替者。姪証語合。獄成移尉氏。事猶未發。覺黑衣人者。鬼為訴。

也。至今汴人猶傳異云。公宦十載。貧如故。中丞雅公去。碩色代聞之。太息語僚屬。賻之。兩河士庶爭哭賻。喪得歸。子二。長斌。次宸。錦。

張庚曰。昔孫樵書何易于事數則。史官據之。入循吏傳。其言質。為可信也。余與鮑君皆浙人。里居阻迥。生未之識。乾隆己巳。來汴。士民及官茲土者。籍籍稱之。近有自關中來者。亦述其治行。名豈虛附哉。餘姚周君燦如。僑居大梁。次其政績。乞余傳書之。備史家採擇焉。

西湖二先生傳

西湖二先生者。沈子朗思。應子潛齋也。兩先生志合方同。為石交。皆杭之仁和人。庚每過武林。對西湖山色。未嘗不想見其高風。故稱西湖二先生。

沈朗思名蘭先。字甸華。後更名昉。而字曰朗思。年十六。受知於學使黎元寬。時武林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尚詞章。朗思在諸社。亦有名。及聞蕺山劉忠正公宗周講學越中。朗思往聽講學。以誠敬為主。應潛齋和之。而學遂盛。甲申之變。朗思年二十七。即棄衿服。刻苦自守。聞四方有賢士。書姓名置夾袋。冀一見之。然不妄交。於取予尤介。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為常。嘗斷炊連日。摘馬蘭草食之。有聞之者。餽以米。辭其人固請。則固辭。既餓甚。加以宛轉辭謝。益困。遂仆於地。其人皇駭。攜米去。良久。

整其曰其意可感然道以困老子耳潛齋歎曰為謙於辭受一節自謂不苟然視沈先生猶愧之朗思以末世喪禮不講重輯士喪禮說薈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授弟子陸寅又輯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論言行錄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殘明講學之習嘗徒步西陵展蕺山之墓蕺山歿後弟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朗思曰道在躬行若滕口說非師所望於吾曹也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卒年六十三無以為斂潛齋經紀其喪不知所出涕泣不食或問之則曰吾不敢輕受賻襚以玷先生潛齋弟子姚敬恆趨問曰如敬恆可斂先生乎潛齋曰子篤行先生夙所許殆可也於是敬恆斂而葬之湖上子二殺中純中皆能守其學

應潛齋名為謙字嗣寬學者稱潛齋先生父尚倫故孝子也潛齋生而有文在手曰八卦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即以斯道為己任及冠作君子責自勉論偕同志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為狷社取有所不為也時大江以南社事甚盛狷社所淬勵者不以文而以道潛齋於同社沈朗思尤莫逆母病服勤數載既昏不入私室仍侍母旁母卒除喪始成禮性坦白表裏洞然讀書實踐力行几席整肅倦則端坐瞑目寤而起則申申徐行所居僅故風雨簷瓢屢空晏如也一日見梁上白蛇墮地曰此兵象

也。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曰。今而後。惟正人心。以維世教。庶不負所生。於是盡心於著述。康熙戊午。合肥李天馥。同里項景翼。以大科薦。潛齋與牀以告。有司曰。搗謙非敢。卻聘實不能行。范中丞承謨至。又將薦。遂稱廢疾。海甯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既而曰。是非中庸之道。扁舟往報。令大喜曰。先生其許我乎。潛齋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以長客氣也。令默然不怡。既出。即解維疾行。同里姜御史國南。以視釅歸於故舊。皆有餽。當再致之。不受。一日。遇潛齋於途。方盛夏。見其衣木棉之衣。歸以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然此區區。聊以消夏。且非盜跖來也。潛齋謝曰。苟尚有絺綌。昨偶感寒。欲其汗耳。君意良厚。實不需此。卒不受。卒年六十。有九。潛齋尤精于易。其論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為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為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于文王。離在上。以心為主。死壽不二。修身以俟之。易凶為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有得之言。他如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養蒙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各有精意。及潛齋集。共一十四種。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其高弟凌嘉印。字文衡。沈士則。字志可。傳其學。姚宏任。字敬恆。有篤行。即斂葬朗思者也。

贊曰。勵志故絕人。如西湖兩先生。洵堪伯仲哉。然而江河日下。脂韋隨俗。同志甯復有人。惜兩先生著作。塵埋蠹蝕。莫有問之者。其行誼亦誰復能言之。後有勵志者。請從兩先生之不怵於飢寒始。

二曲先生傳

先生姓李氏。名容。字中孚。別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藍屋縣人也。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以壯武從軍。為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喬年討關賊。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祿行。臨發。扶一齒。與其妻彭氏曰。如不捷。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泣送於道。未幾。督師軍敗。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竝死之。士卒五千餘盡沒。彭聞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冢。先生屢欲之。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至襄城。徧訪遺屍。不得。乃為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號哭。不絕聲。繼以血里。諸生劉宗洙知之。即舍之。冢具述。父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年署為贊畫。軍潰。賊獲而剽之。襄創收喬年屍。又捐資收全軍覆沒之屍。瘞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官。而不能別之於衆屍中。況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慟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與宗洙議。為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歸。宗洙即捐城西地一區。知

常州府駱鍾麟前令蓋屋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南下謁道南書院發願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捶胸頓足自誓曰不孝容汝此行為何事乃喋喋於此尚有人心者乎申旦不寐即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能亟還襄城祠事適將畢遂宿祠下祝於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是夜將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絕甚哀慘聞者驚異皆歎先生誠孝所感允中乃為先生設祭上則督師監紘配以信吾下設長筵徧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凡襄城士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哭哭聲四振於二三里外允中為之感泣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之主取其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苗冢中更持服如初先生既少孤食貧力學奉母命不與誦以昌明關學為己任嘗曰古今講學者各有宗旨愚則以悔過自新為要又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在善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有得於道也當事請主關中書院先生方謀為馮恭定公設俎豆勉應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即去之陝撫軍白公欲薦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薦戊午司寇鄭公以海內真儒薦皆以病辭自後不復與人接惟吳中顧甯人至則款之

聖祖西巡總督傅公宣 旨召見先生稱廢疾 御書標志高潔四字寵之先生年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廿一史糾纏既而以為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錄常示學者子慎言慎行皆能守父之志

贊曰庚少時讀先生遺書穆然想見其為人欲概其平生而恨無由後過襄城晤劉庶常芳第宗洙姪也遂悉先生始末引拜義林讀允中碑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有相深以天者歟宗洙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

劉崑傳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孤任氣好鬪及博母屢責之卒不改母愀然曰我將逝人我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於地下崑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誓母曰果爾是我志也自是崑折節讀書崑偉軀幹豐頤而鬚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士授東鹿縣有能聲遷雲南府同知莅任例謁平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苦客曰盡資于王崑曰無以償也客曰何償為隨出示數紙皆大僚賣身券崑笑曰甚善但此身賣久矣客驚問崑曰己亥傳臚已責於

章皇帝也客愕謝去及三桂將叛崑見一吏屢變色疑其弄法給曰汝作如許大事

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屏左右。白事曰：某有弟業鑊，入平西府鑄印。聞最大者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即召其弟，俱鑊之室。即馳白臬司李旆，隨李白撫軍。撫軍大驚曰：奈何！崑曰：事急矣。公速上聞，請大兵駐常德。賊不能出黔一步，無能為矣。若少遲，賊至湖南，長江之險與國家共之，恐難撲滅也。撫軍曰：已聞而彼止，奈何？崑曰：崑當其罪。撫軍曰：我與若恐頭不在頸矣。崑曰：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即代草疏書，訖促即發。撫軍猶豫稽數日，及發未越境，為賊邏所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等官械。李與崑赴勸。當崑之將就勸也，顧賊衆曰：取肩輿來。賊驚叱揮之走。崑曰：彼以劉同知為奇男子。我頭觸階死，彼不得一活。同知爾等安所逃罪。衆懼以肩輿昇往。偽官坐堂上，問女二人何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偽官復曰：若非明人乎？明且中興矣。崑曰：爾謗語耶？乞師我朝者，誰殺永歷於緬甸者？誰今猶言明中興乎？偽官曰：如女言回旨，恐處分重。奈何？二人同聲應曰：誰欲輕者？遂羈二人於獄。李泣曰：君官小名未顯，且有老母，而不偷活，真奇男子也。我籍旂下，百口在京，不復顧矣。泣不已。崑曰：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為厲鬼殺賊。三桂惜崑才，乃杖李及崑各四十，充軍成騰。越檄無何，三桂死。崑謂李曰：三桂猾賊，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豈復能容？盍避諸李，不肯。尋為賊所刺。崑避寶台山去。及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

毓榮以二人孤臣抗節聞李贈卹。崑以原品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遷常德府致仕。張庚曰公避地寶台山時聞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曠土可耕。藿菁塞道久矣。公覓獾獾伐竹通道如僧言。田之歲餘獾獾以獸左肩餉獾獾俗獵得獸。以此致禮主人。公隨至其地獾獾指草屋大囤粟稻曰皆公惠也。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為政矣。

李襄水傳

李襄水先生諱遙字通齋。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為彭澤令。吳三桂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黔。自揚州挾鹽私沽於道。至彭澤襄水禁焉。陳怒直入官寺厲聲叱襄水曰爾官粟米大敢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緝汝。顧左右立縛之。即具報各上官。三桂聞移咨撫軍。撫軍飭縣釋陳。於是道路嘖嘖稱李彭澤剛直有幹略。治彭四載多惠政。以註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荊州。以總督蔡毓榮為綏遠將軍討之。復諭大臣保舉賢能。贊軍大司空莫如錫薦襄水。襄水至荊謁將軍。問曰爾進士也。烏乎長對曰西南小醜不靖。朝廷破格掄才。唐裴中立。宋張乖崖亦進士也。一收復淮蔡。一蕩平吳蜀。儒士軍功指不勝屈。顧用之何如耳。蔡竦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為荆襄要道。軍事旁午。非遙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煤為軍中冶鑄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戶。

採送每虧其直少不遂輒肆鞭笞衆苦之聞新令至羣泣訴襄水惻然即據實申總督報王兩章京誣以庇煤戶誤軍需將置之理王命吏刑兩部大人讞之曰大人出傳鼓盛陳兵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兩章京言盛怒俟兩章京憤懣莫詞誑且先毆之有頃鼓止礮發軍門啟急呼襄水入旋呵令趨進襄水徐及階下大言曰諸大人不欲滅吳逆乎煤戶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何以殺賊釋朝廷南顧憂遙為朝廷非為煤戶也問官語塞令自陳王前翌晨謁王條悉如昨且請於王曰遙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霽顏曰女好官我班師日定奏女當襄水初就讞也民隨往者千餘人及讞畢出民歡呼曰非王孰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過當陽襄水迎之揖都統曰爾何官不拜對曰縣令昔汲黯以不拜大將軍重衛青縣令今以汲黯自待耳都統愕然銜之會邑有楊州彥者襄水同年友也以前任直隸任邳縣事罪當流襄水集士庶問曰楊君於汝輩為戚黨忍坐視乎彥曰楊君君子也願為之募未幾襄水竟以楊事請二級去咸謂都統媒孽云襄水見楊事急走荊州語水師總鎮張忠忠故能詩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聞語慨然起曰君以楊失官我獨不能為君募以成此義舉乎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襄水急倒篋質貸以拯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於道子二初州庠

員中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出知敘州。卒於官。中子義舉。生工綴。與余善。張庚曰。余聞翼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駝峯草。使民實政錄。傾心焉。翼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才。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上。嗚呼。豈非所謂命耶。

馮李兩孝廉傳

孝廉李氏。名天樞。字因仲。平湖人。居乍浦海上。蠶園。崇禎癸酉。舉於鄉。三上公車。癸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有隱憂。痛自刻責。遂絕意于仕進。會國難。乃改名確。字潛夫。喪亂後。尚餘田四十餘畝。宅一區。乃并家具。分與所後子震及女。而與妻別。入陳山。自是足不入城市。訓童子。自給。居七八載。陳山寺僧開堂。聚聽者衆。避喧反蠶園。復與妻居。賣文以生。不足。則與妻為椶鞋竹筥佐之。又十載。益困。不能保其園。復以妻委之婿家。而寄食於僧舍。友戚憐之。相與贖蠶園歸之。于是復與妻居。時年已七十矣。所後子亦稟訓。棄諸生謀。食四方。老夫婦白頭相對。時時絕食。有餽者。非有故不受。又十載。蠶園僅存二椽。雙耳失聽。又病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冰叔自西江來。造其廬。先生與之粉版。冰叔書竟。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老淚滋滋下。冰叔亦泣。時方絕糧。冰叔探囊得銀半兩。為買米炊飯。共食。作書與嘉

興布衣周青士屬其集知交為先生月給冰叔過吳門見侯齋侯齋者崇禎壬午舉人徐枋亦不入城市者見書彙謂冰叔曰君意良厚但李君不受人餽君力量不能聽其餓死可也及青士輩往餽果堅拒不受未幾卒乍浦有鄭嬰垣者孤子絕世與先生為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餓死臨歿云我無愧于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蠶園集所後子歿乏嗣遺彙不可得矣惟續修乍浦九山志迄今猶有珍之者

孝廉巢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嘉興人五歲而孤事母至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述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咨于母既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顯揚及祿養發憤力學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即築室于墓頽其堂曰永思草堂聞曰止聞而自號止園跣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年七十而歿蓋三十七年如一日也長洲徐枋侯齋桐鄉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洵子木聞訃會哭私謚曰正孝先生自晦迹後不為危言奇行以動眾詩亦不多作歿後檢其篋有甲申歲哭君親師友四詩以業師吳魚在執友高元情皆于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爨桂有餘香埋沙認遺鏤引領望西山草莽水如結足以見其志矣甯都魏禧冰叔嘗訪先生於永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為書致先生曰所云錯認時務以趨時

為務者。此人本心且不識安閒時務。固不足道。獨有志俊傑。而無澹泊甯靜之學。雖出處得正。而嗜欲名譽。足擾其心。則器不遠大。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禧終身佩之。至於論文。云意有所會。油然吐之。雖大文煥發。具有夷然不屑之槩。致為精論。禧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應酬之際。又欲其工。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教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奇之心。有求於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腑。傷滯無不畢見。禧何能更措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觀此則先生持身之宏遠。自晦之貞固。友道之直諫。而於行文之法。均可得其槩矣。子二勉勸。勉子庭垣。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贊曰。靜志居詩話。稱孝廉裏足不入城府者。吳中有徐侯齋。吾郡則李潛夫。巢端明。顧侯齋。善書。工六法。名尤重。至今無遠近。實其遺墨。李巢兩先生。匿跡惟恐不深。今里中士子。亦不能舉其姓氏。惜哉。

翁氏兩孝子傳

孝子翁運槐。字揖山。第運標。字夢野。浙之餘姚人也。二子當孩抱時。父大環。以妻兄。邸令恭城時。債累有粵西之行。次永州之新塘。夜起登岸。遂失所在。益康熙三十一年。

年十一月五日也。同舟者即恭城子。索之不得。還報狀。妻卹聞之。提二子哭禱於神。有意外得生還之兆。日抱幼子啼於庭。曰。兒他日能尋爾父歸來乎。頷之。乃喜。越三載。卹歿。兄弟失依。賴兩姊以活。成童並自勵。而母命尋覓。兄與弟未嘗一日忘也。運標嘗訪其伯姊。猶記舟次新塘一詩。末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鑑。大環性靜穆。常作出世語。因以詩意合之。益信其了悟入山矣。於是兄弟往尋不得。鄉人有估於楚者。挾之還。雍正元年。運標成進士。歸時。運槐舉一子。運標曰。兄幸舉子。尋親不必待矣。復卜於神。仍得前兆。兄弟喜甚。曰。神豈終誑哉。乃就密室。相擔肩之。盤旋為遠行計。誓不得父。則不返。人不知也。三年春。運標亦舉子。甫三日。兄弟託其妻子於兩姊。遂行。徒步負擔。測字餬口。或至乞。凡名山梵剎。崎嶇偏訪。每至即刺臂血書。疏告於神。入楚。兄弟分尋。一涉洞庭。一入衡山。半載會於粵西之湘山寺。相對泣。復商所往。適其友同里邵宏傑客永州。聞之。往訪。皆髭黑骨立。哀之。因告曰。事不求其原。而僕僕道途。即斃命何益。觀兩君念誦之詩。先生益絕筆於新塘也。蓋置一舟。湖洄衡水間。天憐兩君。未必無默啟者。舟成。榜曰。餘姚翁某兄弟尋父之船。楚人羣憐之。祁陽烏窩民有鄭海還者。聞之。扶杖出江干。候二子。指曰。孝子。爾欲生逢爾父。我不敢知。非然斯洲有瘞者。爾父也。二子驚泣。請故。海還曰。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

七日。我弟海生產男。走告其外家。渡江瀕。而格於敗葦。起視葦中。則赫然一人。僮矣。第念同患。幸免出之岸。留其佩物。擇阜瘞之。後二載。有恭城令喪舫泊江干。揭其貌。詳其姓氏。里居。與相失之日。以訪。比聞奔告已去。今海生死。其妻尚存。其子之生辰可稽。距二日者。汨於五浮於七也。又孝子所云。與昔喪舫揭者同。則瘞洲者。非爾父而誰。二子泣曰。似矣。何以徵信。海遠乃問諸鄭子之母。出小鑰示之曰。此亦瘞者佩物也。其製摺疊而缺一齒。運槐遺急足。往餘姚証之。伯姝伯姊持之哭曰。是也。曩歸。遺篋無鑰也。以他物啟之。乃得紀行詩。知絕筆於新塘也。出遺篋鎖啟之。牝牡合。哭投急足。還報。於是二子繞阜。拇踊哀號。慟哭幾絕。觀者無不哭。宏傑聞之。亦至。二子欲開視。遷葬宏傑不可。曰。三十餘年之久。又無棺也。且洲廣厚而沙白。地吉。樹石表之可耳。於是二子識之。乃歸。兆言得生還者。以海生海還也。洲初小狹。自瘞大環。後沙日長。數年外。亘以隄矣。土人名之曰白沙洲。洲距祁陽二十里。隔岸為獅山。運標以保舉出。今官河南桐柏縣中丞。雅爾圖勝之曰。純孝足風。

張庚曰。乾隆六年秋八月。晤邵子慕梁。於睢州。為余語孝子事甚悉。并示送翁氏兄弟尋親序。及白沙洲考。嗚呼。純孝若翁氏兄弟。我無能贊一辭矣。因節邵子之序與考。而為傳。以誌余之嚮往云。至關忠壯神兆之奇驗。則大孝之格也。

書焦存兒事

焦存兒者。明萬曆中京師替女也。幼失父母。無所依。乞食於明智坊。羣乞欲犯之。則以頭搶地號哭曰。薄命之身。即無媒妁。甯肯為淫婦作罵名乎。管草廠宦官魯朝者。聞之。為配一替兒。習拍板。唱桂真兒。夫婦跪歌乞食。時存兒年十九。踰年替兒死。魯瘞之。又聞其獨乞。將再耦。存兒痛哭曰。苦命人。不即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乞食。食多於為女時。忍以其歌共他人食乎。誓不再嫁。魯給之門房。與一跛媪共朝夕。存兒跪乞如故。後魯已祠康陵。甯陵呂司寇坤以霜節行役。館於魯。魯為談及。紀其事而贊之曰。存兒一脆弱女。少而孤。能全其身。嫁而孀。能堅其節。我心師之矣。

論曰。婦女節操。良由天性。然士人家猶勉勵名節。存兒何勵乎。史傳列女。多世族齊民罕矣。安有及乞兒者。嗚呼。若存兒。誠足風也。為節呂所紀而傳之。以俟後之良史云。

遊雲詩集序

王垣

詩者天地之元聲。而見情之物也。琅琅乎其有辭矣。而非無故也。發於情之不得已也。琅琅乎其有辭矣。而非矯強也。脫於聲之不自主也。既無情矣。何聲之有。既為無情之聲矣。何元之有。況無情則無人。無情則無我。無情則無天地。無化育。無日月星辰。煙雲雨雪。草木金石。蛟龍魚鱉之變狀。無情則無寒暑之推遷。無陰陽之倚伏。無鬼神之騰趨。與夫山精木客。水妖土怪。種種之幻異。而譎詭倏起。而倏滅。嗚呼。一無情而至此極。則所謂喜怒哀懼悲歡離合。存亡去住。泡影之不足喻。而石火之未足言矣。又馬用詩。故詩者見情之物也。然則天下之為詩者。皆有情乎。無情則無詩。天下之有情者。皆詩人乎。有情而無情。則又無詩。故夫曳杖行吟。拈鬚索句。騎疲馬於郊坵。挂詩瓢於江樹。情同辭同。而顧又不同。君子誦其詩。知其人焉。蓋所感有邪正也。所發有真偽也。忽焉而操筆。曰。我將為詩。忽焉而滿紙。曰。吾詩已成。及就而讀之。或醇如飲醖。或淡如嚼蠟。則又幾幾乎求其故而不得矣。夫心動而情不能止。情歧而言不能齊。而淫蕩堅澁邪詭詭異之說。時時間作。均足以感人者。其情真也。不足以感人者。非無情也。偽也。夫是以根我心。寫我情。出我口。成我謠。若吹之為籟。不知何以響。若雲之觸石。不知何以生。若風雨之驟至。而不知何以來。何以去也。自天地

萬物鬼神情狀悉聚腕下而供吟思。連不加巧。遲不加拙。情溢乎辭而朏朏辭暢乎情而麤麤。而非無故也。非矯強也。故曰天地之元聲也。吾友楊君子安於學無所不癡弱冠以詩鳴。浮慕自多。真知則少。嘗試舉而揚之。情高於九天。抑而按之。情入於九淵。細而繹之情周於楮墨之中。朗而吟之情溢於筆舌之外。琅琅乎聆子安之音也。藹藹乎若覩子安之貌也。而懇懇乎則真見子安之心也。中則朴。貌則華。志則潔。神則沛。腸則熱。齒則冷。鵬若木四照之花。搏鯤鵬萬里之翼。而其慘澹經營。纏綿悱惻。殆所謂發於情之不得已。而脫於聲之不自主乎。元聲其在此矣。今之作者無端而怒罵。無端而嬉笑。乍近乍遠。忽離忽合。而情不定者。偽也。觀者病之。讀子安詩。始之如遊桂林。目不暇瞬。次之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俱化。其移人之情何如也。吾是以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是為序。

陸梅谷夢影詞叙

陳朗

陸子梅谷詩人也。未嘗知其能倚聲。丁亥夏，偕顧子竹莊訪余于棘廬。時方索處久，蕪聲韻之學，感故人之適至，相與上下其議論者竟日。最後偶及宋人長短句，梅谷專主清致為本色當行。余則以清空為宗，而蔽以一言曰：雅。梅谷領余言而去。噫！若有不釋然者，居無何，梅谷書至，重理前說，以為小有不合，且以所作夢影詞一卷質余。余讀其詞，大抵取材於花間草堂，而出之以新纖麗，縣密不在小宴秦郎之下。低吟往復，如所欲言。為歎服者久之。又為竊怪者久之。抑何嚮者所持論者之各異也。既而思之，則余前說猶未盡故。今夫鄭衛之聲淫聲也，其辭淫辭也。然而詩成而不削者，無俚辭故也。無俚辭，則其辭淫，而其文雅矣。詞之妙，生香真色，在離即之間，譬如驕馬銜轡而欲行，絜女窺簾而未出，又如鮮霞點水，奇花初胎，雖昵狎溫柔，至于魂銷意盡，而其思豔以哀，其言亦麗以則，猥褻之過，流于鄙俚，第琵琶雜選，興味盡矣。若夫造品賦才，柳賦蘇豪，白石之清勁，玉田之深婉，人有不同，同歸于雅，此亦如論詩然。王孟韓白，各極其致，已爾。梅谷夫何疑是集也。梅谷問叙于余，行將付梓，知音之士，必有極賞之者。無俟以余言重也。因第理余與梅谷譚藝之旨，書而歸之。

孝節夏孺人傳

金姓

孺人姓葉氏錢塘北鄉處士琦女年三十歸郡庠生夏璜璜故具慶有兩兄皆未昏蚤世家徒四壁筆耕不足以養孺人恆鬻荆布兼絡緯以佐之甫三年璜以攻苦嘔血卒誓將身殉念奉養無人且幸有妯乃飲泣如禮不數月遺腹生子請於翁命名曰永成而姑范旋殤翁益衰三世獨相依上供甘旨下資饘粥胥孺人十指是賴又七年翁歿孺人經營殯殮一如喪姑時且以永成之幼也唯過時不葬是懼迺益勤劬節縮得金若干購地於南山之滿覺巖而葬其翁姑與夫方將以終先世之事而冀厥子之有成也不幸永成甫冠又遭疾卒於是孺人仰天椎心曰未亡人即從夫子地下者為延夏氏一脉耳今復奚以生為乃拊永成於新阡即自營殮身之具并留穿壤之資纖細畢備遂泣告先靈闔戶自經以死時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日也嗟乎古今婦女節烈多矣其義憤所激往往奮不他顧全一身之節斯已矣或致白頭黃口不免失所者有之若孺人遭顛困肩艱鉅仰事俯育不遺餘力閱時二紀茹苦一心卒能送往事居竭情盡慎莫安窀穸兩世同歸終于職全婦道無遺憾矣逮至天乎何酷并奪單雛履傾非柔木所支絕絕豈斷綆可引然後含悲入地齋志從夫猶且絞衾悉自親裁反釘不煩他索以視倉皇號慟遽自引決其難易為何

如耶。夫以孱弱一婦人。生非閭閻。未習詩書。動合經權。慮周終始。非其秉志貞純。立志堅定。又焉能歷久不渝。從容就死。若此乎。願從來操絕行。抱苦節者。天必報之。或及身而邀旌典。或至子若孫而獲顯揚。孺人既格於年例。不得請諸朝。天又奪其遺孤。使無萬有一伸之路。且門祚衰薄。欲求可為繼嗣者。僅得同輩幼弱一二人。將須其長而有子。而後可為之嗣。是并在可知不可知之數矣。豈不重可哀哉。予慮其遂泯沒無聞也。爰泚筆而為之傳。用為致孝勵節者勸焉。

舊史氏曰。余與璠之父我田。雷同硯席。篤行誠信人也。嘗遺其長子璠。從學於余。後彼此蹤跡間闊。歲辛酉。一遇我田於京師。時晉遊歸。落魄不偶。越二十有五年。余奉使請假。再聚於里門。知其三子繼迹。獨抱孤孫。衰頽頹鬢。對之悽惋。欲厚為周恤。而不能也。比林居訪之。則我田已久沒。其後人罕有知者。今其甥吳上舍傳述孺人事。略來告。乃知其門祚顛危。一至於此。余既深悲孺人之志。而益為夏氏傷也。抑余聞我田尊甫葬其先人。誤信地師言。置諸峻嶺。不數年。全盛之業。悉付水火。再傳遂子姓凋殘。存者亦皆孤弱。享祀不克。時舉嗚呼。是果天實為之歟。

永康縣學宮建修碑記

寶光齋

永康縣學自明正統己巳燬于寇邑士應任謙捐貲重建至宏治庚申大成殿災仕濂孫尚端拓基重建尚端子天成繼成之而明倫堂則自成化間仕濂孫尚道重葺至正德癸酉尚道子天澤等復修崇之嗣是後裔分掌一牆之圯一木之蠹不以煩有司子孫繩繩視若世業焉嘗立學宮會備歲修之費我

皇上御極三十有二年尚端裔孫秉璋以文廟建置歲久銳意大修功宏費鉅會貲殫盡復議捐貲立會族人踴躍爭先重貲備用比年歲修有贏無絀予按試經由學側教諭方卓然具道其事請為之記而予未暇也復三年予復使浙又三年試竣麗水學教諭應正祿錄其志乘碑記可稽者以呈予予惟古者設學以明人倫中庸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修道為教而惟夫子集其成故殿曰大成堂曰明倫所以正教也道之不明教術分歧佛剎道觀無慮貴賤不惜厚施營構以資禱媚而郡邑學宮之繕修率由有司督糾衆力然後成事其故何也蓋生人理義之心與欲利之心同稟生初顧理義微而難見而利之為欲易溺異端詭說導以所欲浸淫肺腑貪生倖福之私雖賢智不免而使之適於理義非強勉不能服從習漸然也應氏之族獨能力建文廟祖作孫述傳數百年承修不怠可謂知所擇矣抑思夫子勗子

夏為儒有君子小人之分不可不察也。君子務躬行不尚口說子臣弟友。夫子猶云未能治己治人皆是道也。真儒不世出而訓詁之傳多逞臆說甚至侈言性與天道區儒林與道學而二之則已好名而失其實矣。後之人復拾其唾餘為時文應試父兄以之為教子弟以之為學率以小人之小而欲假君子之辭。近且并其辭亦失之而傳播習襲陷溺本心嗜利之為或反出二氏下可哀也已。今講章邪說放黜既嚴亟正所趨而志於君子之學窮經述史反求諸己由獨知之不欺深造以致其道是予所願與諸生共勉者非直為一邑一家言也是為記。

關帝廟碑

乾隆三十九年秋八月山東壽張縣亂民王倫聚眾殺邑令九月陷堂邑陽穀遂觀東昌巡撫徐公麟率官軍往捕遇諸柳林時諸路調兵未集官軍不滿五百人賊眾數千蜂擁圍官軍官軍力戰殺傷過當然餘騎已不滿百人於是大風忽起揚沙震日賊眾賊亂公率騎突圍出左右僉言見關帝道右賊故不敢逼後訊所獲賊醜亦言攻東昌時望見帝立城上眾惶怖解去蓋是時賊已氣奪也已而官軍大集大學士舒公赫德奉命來督師賊遂平四十一年春二月

上以金川平定告功關里時公既調撫河南赴行在迎覲

上詢柳林勦賊事。公具以狀對。特命立廟崇祀以昭靈庇。御書神威垂佑四字。俾榜諸廟。公還乃卜地於開封府城之西。越明年廟成以書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光祿惟自古以功德忠義祀於後世者。各廟於其地。惟關帝廟遍布天下。自春秋秩祀外。雖里巷婦孺莫不奔走禮禱。無間時日。而帝之降靈昭顯。赴機應會。捷道響報。方賊之窺東昌。拒官軍。柳林若炬火驟燃。且燎原。帝膚赫怒。鼓舞風雲。助我驅除。卒仗神威。哀之臨清。剋期殲絕。肆靖東土。崇祀報功於義惡容已。或曰。禮祭法。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不在其地則不祭。帝之神佑見於柳林東昌。而廟於開封。亦有說歟。光祿曰。帝之神行乎天下。天下之人隨地為廟。以致禋祀海陬。山裔。殫慕思。洋洋屬屬。如秦考妣。蓋不獨山東河南為然。而柳林東昌。偶以像顯。示眾觀瞻。用警動愚蒙。令知順逆禍福。大易言神之不測。中庸言誠之不可揜。此可徵也。蘇文忠公撰潮州韓文公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而以潮之廟。比之鑿井得泉。夫一井之水利。及一方之人。至水之行乎地中。天下咸取資焉。帝之神佑。見於柳林東昌者。譬則一井之水也。而隱然遍於天下。人心者。譬則地中之水也。且吾聞之神依人而行。徐公在山東。於柳林若或見之。今移撫河南。即於所治廟享之。早夜禱思之。將祇奉明威。灑濯心慮。以率化羣屬。俾大河南北。近遠守土之吏。翼翼兢兢。厲

意民事。儼若帝之臨於其上。監於其左右。無敢為貪噬暴攬。滑漁惰蠹。橫政盡滌。橫民自息。協氣所蒸。風雨時節。年穀稔成。疾厲不作。其惠佑所及。不益遠乎。於是次列其顛末。而繫以詩。用示不忘。其辭曰。

帝昔扶義漢鼎匡。歸駝赤螭鷄九蒼。孚佑我。清神武揚。經日出入。彗星狼矧。茲近甸。齊魯疆。草竊公然。倖拒螻。帝赫示現。開額蒙。摩天及運。先以風助。順禍逆理。可憑。克豫錯壤。襟肘通。妥靈攝宇。我新宮。北俯河。濟南揖嵩。御書高榜。飛蛟龍。續也承命。筮殿功。几筵對越。敢不夙。要敷威德。均吏。眈如嘉禾。無芳稂。吏畏不為。蠹與螟。原豐黍稷。隴稻。秋戶介眉。壽有酒漿。歲時告虔。蠲吉良。寶其簞。籃犧牛羊。有孚盟薦。升馨香。永千萬祀。善降祥。

永濟縣知縣王君墓誌銘

原任南汝光道張君冲之。為其同平友。永濟縣知縣王君請銘。且曰。是嘗辦河灘地。與藩司抗議。不以重租累其民者。靡聞之。慨然曰。州縣吏重失上官意。若邱山。王君有是可銘也。君諱大呂。字諧六。先世山東海豐人。其曾祖諱為輔。仕湖南常德指揮。子孫留家於澧。遂為澧州人。君幼慧。入庠有聲。雍正六年。特詔地方官。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君以知縣用。發河南。歷署考城伊陽。丁母憂。服除。授新蔡。居七歲。獄為空。

者二歲蝗不入境課最矣已而以鹽政奏君銷引不及額離任後三年復授山西之
河津居三歲以能調永濟時永濟與陝西之朝邑訟爭黃河灘地久不決君按故糧
冊勘計議與朝邑四六分隸會大學士公傅公金川凱旋

上命即途次與大吏會勘如議訟爭遂息而藩司議依河南河灘地起租君以灘地
確不任重租力請不允則還詳巡撫藩司忿曰是以我為名將勸君君歎曰吾豈以
一官遺民害耶乃復條列不便十事力請於巡撫阿公會藩司以事調改阿公卒用
君議定租永濟民自是安業君所至得民新蔡永濟皆為立生祠然卒以縣令引病
歸君歸十八年以病卒實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也春秋七十有八以年月日
葬滹河原所著有水經注略十二卷祖諱國鉉父諱世訓庠生皆以元年贈如君官
祖妣陳氏妣劉氏皆贈孺人君三兄一弟長大業康熙乙卯舉人知秀水縣君初娶
劉氏繼娶樊氏皆封孺人有子四長孫曾選拔貢生樊孺人出也次孫筠次孫燾次
孫祖女子五皆通士族孫二瓚瑤女孫一君之卒孫曾應京兆試聞訃泣告於張君
張君與子友善其居官子子不阿所許與宜不妄銘曰
德其有遇其偶諒其守施其隅叶銘我許叶信其友

河南南汝光道張君墓誌銘

張君諱冲之。字道淵。一字述圖。其先世由唐相曲江公。領南節度使。九皋。至宋南軒公。城多有閑。後遺宜興。明洪武中。又自遼東入京師。遂為宛平人。高祖諱邦經。用兄禮部侍郎。贈尚書文愨公。諱邦紀。廢仕。至太僕寺少卿。以救楊左。諸公罷職。曾祖諱永貞。明天啟丁卯舉人。贈東克道參政。祖諱宏儼。順治辛卯舉人。以君貴。賜贈奉政大夫。父諱鈺。博羅縣知縣。累贈中憲大夫。妣王氏。累贈茶人。君才敏立事。而棘棘不苟。隨雍正六年。特詔舉賢良方正。君由諸生中舉者。得分工部學習。逾年。授虞衡司主事。後四年。以議事被劾。謫潞河。今

上御極之二年。蒙恩以原官補用。十三年。補刑部督捕司主事。又二年。遷江西司員外郎。兼辦奉天司事。又四年。遷戶部河南司郎中。初君在工部。遇事奮厲。銳意爬剔。於總理果親王前。持議無避忌。人多憚之。然君嘗言各省奏追虧空官帑積數千萬。贖冗無實。為王具奏稿。請核別豁免。人不知也。及再歷郎署。皆稱平恕。其在刑部。遇恩詔。議奉天遣人悔過。分別放歸。阿文勤公用君議。得歸者數百戶。秋讞滿洲。關毆殺皆情實案犯。在奉旨前者十餘人。君白文勤公入奏。仍緩決。其在戶部。河南奏追虧空。以人亡產絕為無力。產絕人存為有力。君以有力無力。惟視產之有無。議駁遂為例。二十六年。特授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決揚橋。

上命劉文正公姚文襄公往塞之。君以舊屬襄事。時徵彙積價騰至一莖兩錢。既大集。河員猶以多備請。地方吏在事者。附響和聲。多口一詞。君慨然曰。計工需料若干。萬今已贏矣。災民挈脂髓來供用。忍復乘以為利耶。亟白二公。請及時捷塞。期以某日合龍。仍當餘料若干萬。二公與巡撫胡恪靖公覈議。君復力持之。卒紬衆議。聽君減徵秫稽六千萬。麻六百萬。即以君董其事。果如期合龍。仍餘料若干萬。君復請彈數給還。以紓民力。胡恪靖公喜曰。吾為國家得一良總河矣。劉文正公選向南書房同直。諸公亟稱之。逾年。胡公卒。又二年。竟以所屬商城縣獄坐。徇庇奪職。効力軍臺。逾年。始克歸。君之在南汝光也。治所屬羅山縣獄。活誣服者四人。紳士捐修城工。核減務實。有司不得緣為蠹。人至今德之。君娶柴氏。封恭人。先君一歲卒。子三。模。乾隆壬申進士。今候補郎中。桓。四川重慶府通判。先君四月卒。祭尚幼。模。桓皆柴恭人出。女二。其一早卒。孫七。光熙。庚寅舉人。光烈。拔貢生。中正。光然。中達。皆諸生。光熊。光煦。女孫八。四已適士人。曾孫一。喬齡。曾孫女三。予初為翰林時。君方待缺居間。予同年朱東江授兩郎君舉子業。常邀予與君賦詩為歡。及君起再躋。長君由翰林。歷郎官。督學廣東。以事降調。次君亦由川假歸。而東江已棄世。惟予以衰病時相過。從然亦不復論詩矣。次君之卒。君亦病。謂予曰。我死幸為銘。未幾君卒。寶乾隆丁酉十月壬

寅年七十有七十二月庚申長君樸以君合葬於蕭家村之新阡來告予哭而銘焉

銘曰

遄車駟騶稅於方輻既章以馳夷行復厖馳或推之厖或摧之所值則然誰使為之
有尉於繼善既貽之室宅兆吉我銘僕之

郟城先生墓誌銘

朱稿孫

郟城先生奇才也。負其奇，無人知其奇。其奇究未得稍用於世，而竟鬱鬱以死矣。先生諱繩甲，字參哉，郟城其號也。姓徐氏，烏程人。曾祖曾詒，諸生，贈中憲大夫。祖汝嶧，康熙壬戌進士，按察司僉事。督河南學政，父遵玉，歲貢生，候補同知。妣王氏，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康熙庚子，舉於鄉。歷河南山東知縣，後改補諸暨教諭，以終。先生少穎敏，書無所不覽，下筆千言。時文規撫嘉魚，詩則浸淫於浣花叟，而稍稍參以王介甫古文胎息韓蘇。晚年出入於宋元諸名家，謂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然稿成輒為人取去，不甚愛惜，亦無復記憶。雖間有存者，從未嘗排纂成帙云。蓋先生以詞章之學為無用，即工固不足道也。生平焚膏繼晷，勤求無已者，恆在經濟之書。凡禮樂兵農選舉學校刑書方域一一致詳，而尤禁心於水利。其言曰：先王之世，無曠土，無游民。今朝野之均憂不足，而小民之艱於謀食者，蓋以土之曠而游民多也。誠使大墾荒土，間田修明水利，做古溝洫之制，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則石田皆膏腴也。千倉萬箱，何求不獲。省東南百萬之濘，儲國家無窮之利，而蚩蚩者嗷感盡力於南畝，衣食充盈，含哺鼓腹，羣忘帝力於何有。豈不休哉。乃時復向人言之，而人咸莫之省也。惟座主穆堂李公奇之深，以為然。然亦何益哉。先生志不得施，為令時

有可著者二端。固始界連蘄黃。雀符充斥。李貴者盜魁也。集無賴惡少年。以標掠為事。大吏飭捕之。先生夜二鼓。一童子張鐵步行入其室。食客愕然起。先生曰。吾縣官也。若李貴乎。有言諭汝。隨取文書示之。貴叩頭求恕。先生曰。吾黃汝罪。授汝為捕頭。汝能使邑中無盜乎。貴曰。能。先生隨至會城。陳其說。大府允之曰。此古人以盜治盜意也。從此迄先生之去。夜戶不閉。道不拾遺。民用安堵。其令惠民也。值歲旱。以工代賑。將事皆民夫。所修武定府城費八萬四千兩。有奇。監督城工鹽運使李公欲使京夫攬之。先生屢與之力爭。相持不決。李出民交口愬曰。

皇帝宣亟亟修城哉。良以歲大穰。散賑之餘。我民仍無飯喫。故沛此恩膏。俾其活命耳。如用京夫。仍將餓死矣。擁輿不得前。李訴之中丞。調陽信以去。旋以調簡引見。改補教職。作教十年。課士有方。然詞章之學。可與談者寥寥。況其他乎。所謂可著者。僅如此。先生生康熙壬申。卒乾隆乙亥。享年六十四。妻周孺人。繼錢孺人。子姑之夫。桐卿。又持錢公女也。子四。長之勳。為叔兄。後次之濟。早卒。妻沈。未婚。歸徐守志。次斐。然諸生。妻朱。益子女也。次爾駿。尚幼。丁丑初冬。斐然卜葬先生於烏程縣之盧家浜。以兩孺人暨蓬張祔焉。來乞銘。銘曰。

維天生才。桐花之鳳。惠我烝民。廟堂梁棟。小試鳴琴。薄書一闕。孤負此奇。天真夢夢。

金陀薈萃序

鄭虎文

嗚呼。吾今而知文章之事。天必有所大不忍於人者。而後生聖人以作之。復生聖人以述之。千萬世遂以有其事而不可廢。何以明其然乎。吾茲讀金陀薈萃一書而知之矣。金陀薈萃者。金陵岳君水軒。因其先世宋鄴侯名珂者。所輯金陀粹編增訂而成之。而金陀粹編則鄴侯為其祖。忠武王辨誣而作者也。昔忠武為槍賊所搆。陷死獄中。孝宗白其誣。追復爵土。贈卹有加。至今忠武之心。所謂如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者矣。顧當檜誣而殺之之時也。御札則收之矣。功狀則削之矣。熊克王伯庠之輩。則曲筆而紀錄之矣。使鄴侯不積數十年卧薪嘗膽之苦心。拮據撥拾。徵信考疑。條列而上之於朝。則宋史檜黨之筆。傳於後世。後世必以為史冊所載。未盡事實。則建儲一奏之疑。於邀名。淮西逗遛之疑。於怨望。棄山陽而保江之疑。於失計。人誠不能不高忠武之功。誠不能不哀忠武之枉。而終不能不警忠武之心。夫殺其身。滅其家。而白其心。忠武之所甘也。王其號。榮其嗣。而沒其心。忠武之所痛也。且非獨忠武之所痛也。古今來忠臣義士。往往仰天椎心。至於斬頭陷胸。而不能自明者。又豈少哉。此鄴侯所以抱區區之心。而不能自己者也。顧吾聞之。唐張巡許遠之守睢陽也。城陷身死矣。其時猶有疑遠辭服於賊者。昌黎以為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

前人事因書巡傳後以最其迹而後其論乃定使鄴侯亦如巡遠家子弟誠不足於考據才不足於記數苟為陳請漏略蕪雜無足取重必不能宣付史館據為典要而又無昌黎其人者一言以證明之則鄴侯亦徒抱此區區不能自己於其祖之心而卒莫之有濟也然則忠武之忠鄴侯之孝為之鄴侯之孝鄴侯之文為之而忠武之必有鄴侯鄴侯之必孝而能文則非人為之也天也使天而不必生鄴侯或生矣而不必孝即孝矣而不能文則籲天辨冤之錄必不奏忠武之心必不白而檜之罪亦不著忠武之心不白檜之罪不著則人皆樂於為檜而不樂於為忠武樂於為檜而不樂於為忠武是胥天下而入於禽獸矣天不忍人之夷於禽獸也故畀之以文章文章者所以拯人於禽獸之具也推而論之孔子之修春秋鄴侯之撰粹編皆是物也故作述之事重焉傾鄴侯作之曰粹編水軒述之曰薈萃而仍繫之金陀者何歟粹編志辨証也薈萃志增輯也易其名者懼亂舊也易名而仍繫之金陀不忘祖也孝也吾觀晉南渡衣冠之盛首數諸王推其先皆祥覽後則孝弟之流澤長矣蓋忠以其義烈之名名萬古孝以其仁愛之澤祥百世理固然也即如今婦孺所共指為忠臣甚且道說前事感憤激烈不啻欲代為刺刀於仇者忠武而外則蜀漢之關壯繆也顧民皆嚴事壯繆過於忠武其後鮮克有聞者若忠武之距今且六百有餘祀

矣。猶有喬孫威信公鍾琪者。起於本朝。為世名將。定青海。平金川。豐功偉略。論者謂不愧忠武。而水軒之才。余則謂其又甚似鄴侯也。嗟乎。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人亦何憚而不為忠孝也哉。

松溪書屋圖序

新安士之健於文者。有六君子。汪君在湘其一也。君以名諸生。五應省試。不第。棄去。抱遺經。誦之。旁及子史百家之學。恢博貫統。靡所不究。足不入城市。城市人亦罕與接。惟其徒五君子者。從之遊。則兩忘其趨。五君子者。鄭用牧。牧學宗宋儒。戴東原。震學宗漢儒。皆休產也。君少同筆研。嘗合刻經義數十首。朴山方先生序而行之。所謂新安三子制藝是也。其三人。則同邑宗人稚川肇龍。以經程易田瑤。田以詩方晞原。矩以文。皆互相切劘。務為根柢之學。而六君子之名。乃大著。四方知名者。客新安。必得其接引。為重。而君尤愛聞惡。客非因五君子以通者。鮮得至其室。獨專靜純。一於學。如飲食嗜欲之不可離。絕與世之學者異。夫世之學者。工剽賊。熟揣摩。媚語言。巧趨蹌。得則奮鱗翼。乘風雲。沛然而有餘。而君故無此利心。否則弔詭驚博。高自標置。攘袂矯俗。振其華耀。可以閉戶塞竇。而煽聲譽。又不然。箋疏注說。輾轉下上。所謂黃枯竹。護朽骨。窮老盡氣。莫得而本者。嗚呼。然輒自謂可以萬世。而君則又無此名。

心夫利也。名亦利也。太史公曰：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今之學者其能異是乎？異於是而卒不懈於學，是猶不羨魚而結網，不數獲而從禽，漁獵者必竊笑之矣。雖然，農者逢年，賈者倍息，藝者粥技，傭者計直，天下未有為其事而無其報，惟責報於學，往往有所事非所報，所報非所事者。君故絕意仕進，無望報心，所謂弗言祿祿亦弗及者也。若彼五君子，或舉於鄉，或貢太學，或猶為學官弟子，其中年最少者，獨晞原耳。然已四十餘矣，率沈沒困厄，無所遇，甚者屑屑為衣食，猶不贍，而名出其下，萬萬者連畛而起，或且遂持衡出而稱量天下，嗚呼！此天下所以多苟且之學也。然則得報者不必學，學者不必責報，五君子豈獨異於君哉？特未能如君決然舍去為可惜耳。然此亦遇為之君，倘同其遇，恐松溪書屋之席亦卒卒未暇煖矣。即如僕者，少孤露，長而饑，驅既通籍，浮沈者數十載，今且老矣，猶操兔園冊子，作三家村中老學究生活，以給饘粥，雖欲從君吟弄風月於溪聲松影中，豈可得耶？然則名山不朽之業，天寶畀之君矣。僕雖衰頹，幸未入地，猶願掃除暮氣，率五君子為君鼓吹，而羽翼之，君其勉旃。

沈定夫詩序

昔大禹八年在外，而作禹貢。周公居東三年，而賦東山。孔子刪訂六經，亦於轍環歸

老成之。即自漢迄今之。以著述傳者。半出於勞臣遺客。足迹偏天下之人。其諸伏身鄉井。跼影閨闈者。猶之盆魚龍鳥。不足與知溟濤寥廓之高深也。村農市夫。不足與知朝廷宗廟之巨麗也。或泥古而乘今。或為近而忘遠。即有所作。如螢號鼠唧。萬聲一撲。聽不留耳。故當世罕聞。後世莫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此陳思之詩。陳思之志也。而建安七子。陳思遠為之冠。此以知文章能事必屬之善遊人。而詩則尤資之。何則。詩本性情。而性情之為物。無形而能形。無聲而能聲。且舉萬有之形聲。以為其形聲。彌天地而皆是。互萬古而不滅。此其象如火。然火為日之精。散而孕於木。若石之中。未始見有火也。於是燧取諸日。鑽取諸木。搏取諸石。而火乃生。又於是緼以承之。膏以沃之。風以鼓之。而火乃熾。火之未生。有精而無形。火之既生。有形而無質。無質故無物。寓無物于物。而無物之非其物。即詩之元機真諦也。然則詩之情。不可無若燧若鑽若搏者以引之也。不可無若緼若膏若風者以達之也。引之而情生。達之而辭生。情生於所引。則興之義也。辭生於所達。則賦與比之義也。賦比興三者。觸於境而寓於物。境不親。歷物不備。知則塊然者。內不足於情。其為情也。偽。枵然者。外不足於辭。其為辭也。鄙。不偽不鄙。則二體立。三義備。而後可以嗣響風騷。故有唐一代。言情維北。征賦物維南山。為百世冠冕。然豈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者所

能道隻字哉。吾鄉沈君定夫於書無所不涉。通刑名法家言而一歸本於儒術。少負經世之志。無所遇去為諸侯賓客。今老矣。名益重。賢公卿交走幣於君之門。君苦之。然亦不能辭也。用是於天下吏治民情土俗之沿變利病。頑良瘠肥。皆其所口講而指畫者也。日星河嶽鳥獸蟲魚草木之驚心駭目。殊形詭趣。紛紛綸綸。不可彈論者。皆其所網羅而相載者也。而且荒壑殘碑。憑今弔古。登山臨水。送遠懷人。則凡孤臣孽子。勞人思婦之憂思而憤懣者。若寤寐通之。而歌泣共之者也。於是乃一發之於詩。其為詩也。踏實而虛。耀暗而明。隱見合散。悠揚奔騰。倏閃變化。而莫主其形名。與吾所云火之說者有合焉。嗚呼。可謂善達其性情者矣。然非君之善遊。不能盡發其胸中之奇於詩如是也。詩之必資於遊也。信矣。余因讀君詩。而若有所會。爰書之以為序。

黃歙遊草序

詩何自始乎。曰始於性情。性情何自始乎。曰始於未有天地以前。夫仁義禮智信謂之性。喜怒哀樂謂之情。從乎無可名之中。強而名之以性。名之以情。且名之以仁義禮智信。喜怒哀樂。而當其初。則固未嘗有也。未嘗有何以知其有。於其所必不容已於有者而知之。而名之。故名之非必其如是。而惟其不容已者為必如是。凡天下之

自無而之於有者皆然也。故未嘗有天地。以不容已於有天地。而遂已有此天地。未嘗有人。以不容已於有人。而遂已有此人。未嘗有仁有義有禮智信。有喜怒哀樂。亦以不容已於有。而遂已無不有。於是而有。而畜之。則為德。德而率之。則為道。道而宣之。則為言。言而歌詠之。則為詩。詩不期怒而不怒。故怒而不怒。不期樂而樂。故樂而不淫。不期哀而哀。故哀而不傷。以此不怒不淫不傷之哀怒樂。措之天下。則政舉而化成。垂之萬世。則道明而教立。數之所自。至理之所自。及勢之所自。趨當其無不能為有。當其有不能為無。皆此不容已者為之也。而名人之所不容已者。則為性情。故必不容已於有。而有為真性情。亦必不容已於有。而有為真能道性情之詩。嗟乎。天下之不容已者。不可得而已也。天下之不容已者。不可得而不已也。已其所不容已。而不已其所不容已。則其害遂有不可勝言者。其在天地。則有薄蝕陵關。震崩沸竭。與夫慙伏氣稜之患。其在人。則有奸貪暴悖。劫殺死亡。兵革之禍。中於人心。而形之謳吟詠歎。則佞而諛。偽而辯。文而侈。分離乖隔。生心害政。是之謂淫辭。夫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詩者音之通於樂者也。故其盛衰常與世運相準。故聖人欲驗性情之邪正。則采之以獻於朝。欲一性情之皆出於正。則刪之以式於後。正性情以正詩。治之於其本也。正詩以正性情。治之於其末也。治之之

道微乎其微。孟軻氏所謂故而己矣。故者以利為本。故曰不容己者。詩之所自始也。非是者無詩。何則。彼之所謂性情。非吾之所謂性情也。金陵岳君水軒為忠武二十二世孫。文章經濟。負天下重望。年已七十矣。未嘗一日用於世。而卒未嘗一日不用於世。不以其不用也。而有所戚。亦不以其未嘗不用也。而有所矜。蓋其性情。有不容已於天下之故。因有不容已於天下之事。亦遂有不容已於天下之遊。故遊不必黃歛。而亦不必不黃歛。詩不必黃歛。遊而亦不必不黃歛。遊。稱心而言。愜心而止。不知有今人也。有今人則今人而已矣。并不知有古人也。有古人則古人而已矣。然亦不必不今而古之也。惟古於詞必己出。則昌黎乎。行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則東坡乎。蓋自有其所不容已於性情者。而鬱結焉。而磅礴焉。而曼衍焉。而浸淫焉。如火之炎炎。然水之混混。然雲之油油。然風之蓬蓬。然根於生。天地遞相生。而忽得之於詩者。所謂不容己也。惟其不容己。故不可廢。惟其不可廢。故必可傳。凡古詩之傳者如是。而君之詩已如是。則余說君之詩亦止於如是。而黃歛遊草。其一斑也。若夫偉略崇情。式孚物聽。功在國而不有。民戴德而不尸。其赫赫照人耳目者。當世名公卿。皆數言之矣。余因而重之。是所謂可己而不可己者也。是又茲集之罪人也。故不復贅。

書潛山尋墓記後

余少讀柳州襄陽丞趙君墓誌。至其銘曰。百越養慕。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不覺捧卷流涕。默念天下。凡為子不幸而親此者。宜無不爾也。長而縱觀羣書。如趙丞兒者。亦往往而有。顧竊怪目未得見。見則類多生去其父。而悍不一顧者。死父則又何望。久之聞有翁孝子事。孝子名運標。餘姚人。父客楚不歸。孝子幼。罔識所在。長而子然。走數千里。得遺骸於湖南之道州。以歸。已而以甲科起家。知道州事。民感其孝。刑措不用。余視學其地。猶聞士人口不忘翁孝子也。又久之。余客新安。且五載。得讀方君淮潛山尋墓記。記贈公如珉。尋其曾大父。匿於潛山之黃石坡。得之石洞。而作也。贈公大父。先曾大父歿。父歸娶。而曾大父卒於潛山。會明亡。兵亂道梗。贈公幼孤。洎長。諸長老皆歿。無知大父事者。族有老婢。為言從姑嫁長翰山程氏。年七十許。宜知訪之。猶存。云曾及見曾大父歿時狀。遂偕往。至則叩金城寺僧。僧指普同塢曰。此吾亡師。亂後斂戰骨處也。恐入此中矣。乃相向哭。復徧跡之。用坂人言。求石洞。得敗棺。啟視。髻盡落。得白金簪於髮。從姑驗之。信乃負骨歸。距其曾大父卒時。已五十有六年矣。余用是而歎。孝之果可通於天也。夫以音容未接之孫。又當陵谷變遷之後。白骨如菴。盡歸僧塢矣。豈復尚冀有人能知之而告之者。即告之矣。或其從姑

已不及待而死。從姑即不必死。而族家之婢亦老矣。苟先從姑死。又烏知長翰山尚有十四齡曾識大父殮時棺。一簪之從姑在也。嗚呼。豈非天哉。夫天者天下之人之本。而祖若父者一家之人之本。本無異本也。故天可得而通。通於天之為孝。而孝故凡為子者。宜無不爾也。而世且以為奇行也。悲夫。

汪霖傳

汪君名霖。字雨蒼。號榆園。歙西巖鎮人。唐越國公華四十一世孫也。生有奇稟。年十歲。應童子試。即冠其曹。長負大略。喜讀書。尤熟朱子綱目。日夕不去手。恥齷齪守章句。家故饒業。臨父歿。中落業。賤構外侮者數歲。事已喟然。曰。讀書會有用。安事帖括。遂棄而自放于世。君身長不滿七尺。英毅精悍。雖強武者遇之。皆自失。常遊武林之西湖。眾無賴子弟數十百人。方刳持一新安客。勢洶洶。張甚。薄視之。則故人也。君怒奮臂排眾直入。翼故人。縱橫出數十百人中。數十百人。咸自盪擊顛踣。股栗匍匐。有僵不能起者。君顧視大笑。徐把臂去。又當渡錢塘江。潮怒舟沒。同行舟盡沒。君攬身入巨浪。左右騰躍提擲。盡出溺者。排岸觀者如堵。呼聲若雷。皆以君為神人也。於是人爭傳君材武。有願奉千金請授技者。君麾之去。自悔曰。以拳勇名。非夫也。終身不復言技擊。性好客。善飲。飲酣。縱談前代興亡治亂。賢奸義列。事軌抵几。慷慨若不自

勝坐客皆竊竊詫歎以為狂蓋君志欲大有所用於世顧以佔畢之舉為不足重而初猶力足以貲郎起家否則出其武略亦可以科第致通顯皆不樂就沒身貴人中鬱鬱無所試故亦往往而悲也君既不遇生產日薄則又盡傾其資倡族人立取先世所累棺未瘞者盡葬如禮於是洗手赤立至不給旦夕一日婦脫頭上簪易斗粟市人倍與之君曰誤也歸其贏冬夜行市中見裸臥而呻於途者即視且慙急歸持所覆衾覆之然家故無餘衾也當一出為賊商某主計數載忽散橐中金為償諸傭之負主直者一夕立盡遂襤被返人益義君益嚴重君然而君殊不屑屑措意也晚歲縱情詩酒山水間或童冠耆舊雜坐竟日燕笑無倦容時復曳杖獨出意行無定向偶過村巷籬落聞吟誦聲輒低徊駐聽聲寂乃去葦一椽劣可容膝課其子手書為善最樂讀書使佳八字顏之指謂其子曰此吾志也汝其識之年七十有二以太學生考授州司馬卒於家子湘商籍附監生孫百名乾隆癸未進士百名兄一騰辛卯副榜貢生當從余遊以狀來乞言於余余讀而悲之故為之傳云

論曰漢李廣材氣無雙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廣卒以數奇不侯死然而廣亦足以自見矣余觀君生平昌黎所云深山大澤龍蛇變化不測者意謂近之雖然此猶皮相耳嗚呼君真奇士哉

翰林院編修叔六邵君墓誌銘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為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六。叔六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為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為文如叔六。及見叔六文歎為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至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六則竟死矣。觀察嘗遺書索刻其文。將序以觀。示後學。叔六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曰。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處。培德則又泣而請於文。文與叔六交。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君姓邵氏名齊壽字菊慈。叔六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間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禮部侍郎說子好禮為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歙。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甯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為昭文。遂著藉為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貢生庸齋。贈儒林郎。庸齋生君祖。附貢生莊庵。莊庵生君考。候補主事味閒。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閒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楨。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

子甫受書。執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寡。有聞於時。其學於古也。涵而探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己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為一。涉筆失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本朝一人而已。乾隆壬戌第進士。其闈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孰。後有效者。輒得弋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為邵體。君聞之。不以為忤也。君既入詞館。明年。駕幸翰林院。錫宴仿栢梁聯句。與馬尋歡。東巡頌原道。數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顧君冲澹。不省揣合。相渝渝為曠。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耽閒。喜自弛置。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鬪。煽與焉。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厚貧者。咸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賞雄者。世故誤指君為富人。顧獨乘羸車。攝敝衣冠。傲然出衆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自見。乃自顏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分校者再。兩遇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夜以冀。既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述。益肆以醇。間遇國家慶典。宴慶禹謨。鎗洋廟堂。假羽飾。頰輝鸞鳳。郵書屬草者。使填於門。負釐蟠螭。銘宮揭杆。人文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清蹕南巡。有詔徵在籍詞臣。某試

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邵厚島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四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清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短視精章草入晉人室每據案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嚴冬喜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觀竊視匿笑君覺之亦自笑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傅公旋師禮成坐朝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曰若何視君微哂不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未嘗見愠色即愠未嘗出聲氣性愛才喜獎借後進當主毘陵龍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為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贊貢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大學生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鎬女有髙行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祁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簪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壇均縣學生聖壇少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賁孫男廣鉞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塔也使來速銘銘曰

斑斑之獸弗擾於圓噦噦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六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

生不羸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韓烈婦墓誌銘

烈婦姓李氏。濰縣李斌女也。性至孝。年八歲。會歲饑。斷炊。父食以餅。留不食。問之曰。頃母出歸。來當饑。洎為副室於同邑。諸生韓君夢齡也。佐大婦事堂上。堂上安之。凡饘汲。春榆績紡。紉澣。以及筦篋箕帚。奉負呼召。諸瑣屑事。必身必先。靡逸靡怨。凡八載。夢齡歿。哭撫其所生子若女。以勉自活。未幾復相繼殤。遂絕哭。念韓氏有主者。我。可以死。慮家人覺之。佯理故絮。作禦冬具。坦坦如平常。父斌來。則泣謂曰。兒不得終事吾父矣。痛吾母歿。不及見兒。今日父不悟。慰諭而去。越日。遂自經。磴室中。室卑。縣繩長。跪承以項。卒。面如生。殮之。日有香盈室。臨者異之。生於乾隆庚申某月某日。歿於乾隆甲申十二月十日。年二十有五。諸城李進士林。以閔孝廉。循觀所撰。傳來乞銘。曰。烈婦已請旌於朝矣。今夢齡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烈婦於某鄉。而更思所以不朽。烈婦者。願先生銘之。余曰。是宜銘。銘曰。

有餅有餅。心茶口飴。不食兒饑。兒食母饑。母饑兒饑。其僕母歸。率是孝德。以允內則。曰歸於韓。以相我特。非曰我特。准大婦是式。大婦既孀。哀我未亡。非我未亡。我有出腹子女。牽我腸。今何生為。從兩殤。昔在磴室。米兮如珠。今在磴室。珠兮連如。死如棄。

如我心則愉有梁庚庚有麻繩繩縣而垂之跪以承從容畢命不殤殤嗚呼烈哉視
此銘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十二

王太岳

字基平號芥子直隸定興人乾隆壬戌進士官雲南布政使有青虛山房集

涇水論

送固原齊提督之楚序

高平行紀

劉烈母家傳

周於智

字明遠號愚溪雲南昭峨人乾隆壬戌進士官河南歸德道

昭峨姜孝子傳

汪

字西巖浙江仁和人諸生乾隆丙辰長蘆舉博學鴻詞有抱堂文稿

山遊集序

問畬集序

靜便齋集序

包春河太守家傳

翰林院編修何公家傳

一

四

五

八

九

十

十

十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二

國朝文匯

卷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邵齊燾

字叔六江蘇昭文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編修有玉芝堂集

江揆庭詩序

十五

常熟海防廳署記

十五

湖南按察使嚴公墓誌銘

十六

景州知州屈府君墓誌銘

十七

章烈婦墓碣

十九

陽山縣教諭謝先生行狀

二十

姚

範字南青號墨鳩安徽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編修有援鶴堂文集

揚雄不事王莽辨

二十三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二十三

張北軒涉江畏語詩序

二十四

朱公墓碑記

二十四

彭

坊字禮崇一字儀岳湖南衡山人乾隆九年舉人官浙江浦江知縣有反危集

書練子甯先生金川玉屑集後

二十六

國朝文匯乙集卷十二

涇水論

王太岳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豐利及元之御史新渠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萬志皆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冶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諸水逕富平蒲城以達同州朝邑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徐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白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渭故漢書云尾入櫟陽是此兩渠取逕本不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不廢然自宋熙甯大觀間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會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渠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為白渠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谷口者了非當時故蹟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渠北二百餘武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焉非因之也今之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即山淪泉昔以引涇為利今更拒涇使不為害制置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曉往往疑於夸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於

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以余考之。秦之強始於孝公商君。惠文武昭襄。而日以益盛。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矣。譬之羸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誣舉一日之事。謂始於此。非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橫之恣。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有憤發自強以能與秦抗。方且蹙縮屏息。苟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當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特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墟。故曰。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奈何。司馬氏遽以是為鄭國功耶。嚮使秦殺鄭而趣伐韓。韓能支乎。向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得吞二周。并諸侯乎。此史家鋪張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云畝收一種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小爾雅二缶謂之鍾。注云。八斛。至淮南子要略篇注。則云。鍾十斛。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斗。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注。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萬頃。白渠表。二百里。比鄭渠之長。當三之二。而溉田。纔四千五百頃。十少其七八。相懸何太甚也。矧古今頃畝異制。宋祁謂周制。步百為畝。商鞅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然秦既廢井田。開阡陌。亦足盡地力矣。而是時始為賦。賦從畝出。秦其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

漢書食貨志注鄧展曰古百步為畷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畷古千二百畷則得今五
頃趙氏亦曰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宏羊曰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
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當於情事為真而鄧趙
之說流傳有本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之秦猶用周百步之舊則當時
所謂四萬頃者正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為據其他書
傳同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
今止溉一萬餘頃文獻通考曰至大歷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而唐書云永徽
中兩渠灌溉不過萬頃大歷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謚然其下書云
歲少四五百萬斛以歲收最豐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徽萬頃之
灌溉幾於盡廢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通考或者未之詳耶宋淳化間杜
思淵言舊白渠溉田歲收三萬斛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間梁鼎陳堯叟則曰田
存不及二千頃尋使皇甫選何亮相視乃言溉三千八百五十餘頃其後景祐間王
浚又言今纔及三千頃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畝而天歷間陝西首准屯田
府照乃言溉七萬餘頃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溉田八千二十二頃八十餘畝
又溉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頃五十餘畝而明史本傳云七萬頃余子俊傳又云

千餘頃。袁化中則云定灌田八百頃。豈能自贏。縮耶。年代既久。傳聞異詞。紀載之人。各隨所得。書之不能統壹。其為乖謬。固無足怪。至若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逆知。既灌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媚。粉飾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頃。元史之四萬五千頃。大抵皆出之始。建議者計料之辭。與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牘。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為書。庸足信乎。昔者莊熊羆請穿龍首渠。以為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其饒。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往往無驗。宋元之事。殆亦類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三策也。或者曰。為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覩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豈不可數而知哉。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末。然韓本謀罷秦。秦覺而至。欲殺鄭國。則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鑿漕直渠。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千數。白渠之工。詎獨下此。宋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矣。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千人。屬孫冕督治。而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屢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涸。鑿石尺。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千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濶。泥沙塞渠。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

而成功少也。又况召匠貼役繫椿起堰，下至梢芟芭檣，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益蕭然煩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堰壞，秋復率民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曰：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涇陽舊志曰：五縣民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輓土入水置圍，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遠，來歲入秋始罷，已復役作。寒暑晝夜不得少休，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瑣屑尤甚。近年水脈艱澀，沾潤益寡，諍訟鬪狠，姦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巖，陰晦慘栗，絕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一工，身入洞底，撮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繩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往返奔命，勞怨可知。嗟乎！穿渠本以利民也，而民之勞費至於如此，非以愛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今夫龍洞則明之，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別事穿治矣。收其汎走，不更勞陂堰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費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已冲融浩衍，合能効技，以畢輸於渠，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鑿山堰水，力愈勤而謀愈拙者，豈持事半功倍而已。若乃役由和僱，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材，而無科

率抑配之擾。役興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祀之永賴。百王之極則者乎。然是泉也。項襄毅嘗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衆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得。然而昔之人。莫有為之計者。何也。引涇之利。孰於耳。而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至於倍徙什伯。而莫與易焉。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向使蚤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深閉。以拒涇。而不暇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而或足以敗。而善為理者。酌劑變通。雖其陳迹。做政。而常能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護視隄壩。而已。隄之作。亦自項襄毅時。寬七尺。崇二尺而已。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未二年而涇水大至。隄竟毀。其後易知縣唐秉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隄成。至八年六月。又毀。是何也。隄崇二尺。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以捍涇。昔人比之布甑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加。非獨不加而已。層累之形。豈下而削上。比至其顛。纔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狹其暴盛之氣。出於兩崖之間。隄隘。隘來急。無所發怒。適與隄遭。則啗抉掀。極以圖一逞。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

是故治隄之法。苟欲崇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甯卑。卑而涇水入焉。雖足以淤渠。待其過而撈剔。爬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丈。猶未能使涇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鉅。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利。故曰。毋甯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順治間。金漢鼎實始為之。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為渠。蓋猶覲欲引涇。既而知其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慮濁涇之敗泉。而置壩以拒其入。顧猶依徊顧戀。僥倖於涇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惑者見也。夫洞口之鑿。欲引涇也。然而常時則涇不受引。比其漲盛。而濁污乃足以敗泉。然則洞口者。揖盜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口。又益下矣。渠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涇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口。視其損敝。而時葺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洞泉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門。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入之巨防。雖嘗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狃於尋常。以為無事。略不視省。或敝損已見。忽不為意。不以聞官。坐使渠水滲漉。日減月削。猝遇漲水。驟

圯立見。若此之弊，並須官自檢察，不以寒暑輟按行，不以細小廢賞罰，持久不懈，功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於戲！國家規措之詳，蓋已斟酌古今，而備具善美。今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愷悌君子，盡心勤民者，不能任焉。南陽召杜，其終不可復見。與董子曰：事在彊勉而已。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送固原齊提督之楚序

西北之戎，通號為九邊。秦有三馬將率之官，列土而鎮者，天下六十有五。佩印者十，秦有七馬，所以據形勢，慎封守，重委寄也。然諸鎮雖擁旌節，專方面，顧其地之大，以要也。又嘗置重臣以護諸軍之事，俾司其節制，而一其號令。於是延綏與漢河州之眾，咸隸於原州督軍之府。而原州左控函秦，右帶隴阪，極睇沔漢，還倚夏州。交枕互敵，以為四會之塞。士馬之籍，以躡計者，至於倍萬。以指計者，至五萬有奇。士皆追奔拉虎，奮前而恥後，故常翔踴，謹誦以樂效。一旦之用，而當其平居無事，或御不以道，則且狼顧鷄視，猝無以甯服其心。而盡其氣力。故朝廷選帥，倍慎于他州。誠重之也。乾隆二十年，大岳蒙恩，備兵斯土。時則昌黎齊公，以節督秦軍，子得以職事從公。晨夕相好也。當是時，西戎新定，王庭絕幕，空磧萬里，而兇豎逆醜，奔跳竄伏，轉擄他部，以煽餘燼。朝廷不欲窮示威武，特以曠騎三千，輕行倍進，游徼所至，因順利。

便穴燼而枝窮之然而飛輓無所用其勞供億無所煩其費

天子端坐法宮機神內運窮遐極幽列近藩閩尺一夜下朝以千里豪盈髮虛動應機會陽施陰闔翕習若神羣公僇力肅龔廟謨郡縣吏民風行波涌咄嗟集事而太岳初試吏職罕所更涉每奉符牒怔營累息進而謁公方且指顧笑語靜若無事退而考公之為精敏明密皆若夙辦所部數千里中智力齊一呼噏運轉如左右手軍書檄發未嘗後時予固已心異公矣然公平時不用一切苟且之法動教探謹名實明賞罰人皆兢兢莫敢慢惰顧其既久衆情益親吏士材鄙無不盡力家門老穉小大之業無不周知疾痛患苦無不可告訴公私悅樂人以大和嗚呼其可謂能也已公所歷官咸著名蹟然而原州最為久治比戊寅正月有詔移楚於是公帥秦七年矣士肅於伍馬實於廐軍府內外細大之務秩然條理吏特通語啟謹亭堠而已會

上以公所撫士為可用既悉發精銳以誅逋賊又會前所遣輕騎連戰有功黨與略盡渠魁自殲旁近諸夷以次即序旋師飲至時日期指公方坐幕府擁賓佐搗麈嘯詠以樂無事而新除遽下受代且有日於是觀聽之情以為公之政既成勞既積而公亦已去矣太岳辱與公交為久故於其行也意既不能自釋而公之吏士奔走朝

父謀所以留公而不得者亦將託於予文以道其戀思以庶幾公之不遽忘於此土也亦聊以比於古之贈策者而已。

高平行紀

乾隆二十有四年冬十一月甲子制詔定邊將軍國家既定西戎通道太死所以極遠毗固外圍伐罪舍服也葉爾啟木霍集占蟻蟲蠟類役屬準夷恣其輔轡既蒙我大恩予之安輯而興心背畔造作事端自蹈不赦天討有罪朕不敢違用遣偏師往致厥罰賴

宗廟之靈師武臣力以數千之衆蹈萬里之遠曾不數月誅之既畢朕以將軍吏士久勞於外如饑飲渴冒涉霧露側席遠望惟日不甯將軍其第錄功閱具以名上因帥以來還即厥次夫賞罰國之大柄旌有功恤有勞今古之義經也大官茂實朕無吝焉已敕所在具芻糗戒與馬以待將軍師至之日予郊勞汝臣兆惠聞命震悚手足戰掉遂開軍牙樹旌伐鼓召集賓僚裨佐千百夫長熊羆虓虎至於偵騎撤卒咸進幕下軍吏升高宣制具道

陛下恩德所以嘉勞龍惜之意軍中皆頓首伏地呼萬歲既上章辭不獲命乃以某日振旅而先馳牒酒泉以其期約次第告於制府轉相詔報無有後時於是巡撫

陝西都御史以符下所司。曰各執乃事。惟飭惟豫。爾則究圖。已而曰。懼無以稱。明詔師來有期。使者將逆之境上。汝布政使某往臨潼。按察使其往咸陽。鹽驛道某往邠州。惟是寓望迂勞。饗至送歸。各率乃屬。贊成盛禮。咸拜手曰。敬諾。又曰。隴右歲比不登。民用曠於畜牧。師徒經行。慮不能供億。平涼涇密近於邠。猶吾西鄙也。汝具官某。其率官屬車騎。以任均勞。飲之。爰既厥役。毋同越人。某拜手曰。敬諾。明年二月。師入嘉峪關。河東西郡縣。小大百吏。咸奔走即事。某乃詣大府受教戒。府曰。汝行。遂行。甲子發長安。行四十里。渡渭水。帆檣駢列。權謳和聲。炊煙起沙汭上。上下雲水糾結。溶漾壹體。虛無莫極。其任軒車既至。蒿師估客。途行岸處之垠。駢肩聚觀。聞官軍還。皆相顧以喜。過咸陽。行二三里。萊田始華。麥畦綠縹。微風速起。飛黃儼翠。蕩若波殼。前有修林。冢祠離立。是為周文武王之陵。左右高岡。鮮原極望。華秀慨然。想見西京之盛時。是日行九十里。宿旬章驛。館明日行百二十里。宿監軍鎮。又明日飯永壽城。南。西出郭門。便入谿谷驛。路傾仄。與山委蛇。雲氣起巨壑中。激涌蠶薄。欸忽東西。橫斷車馬。五步之內。不辨面目。登頓既久。得邠氏莊。稍聞澗水潺湲。馬蹏行石路上。廐厩相禽。遂渡石橋。出太峪之口。陂陀連延者。又三十里。以抵於邠州。是時南景初傾。牆陰著地。不盈一仞。得某氏竹園。遂不能去。園中木芍藥數本。綠跖丹苞。粲然欲笑。

乃具茗餐邀同行屈生藉草對坐歎息不能留也早起周行城郭井屋潔修百貨肆列已而街鼓競發老嫗羣嬉歌舞繁會秋千畫板錦棚雕檻之盛夾道相屬此邦故號曾蓬及是乃蔚然極觀知州事者為曹縣武若愚歎其精敢任事具著理效流覽久之乃去州之西二十里而近得幽風閣依山梯架梁構三重像設森列皆即石壁鏤而離之妙極天巧中列大佛紺頂金身高倍丈六下臨洞壑深靚不可窺視微聞流泉繞佛足下璆然有聲前出平臺臨瞰無極百里內外可見飛隼迴望平田如掌雲樹彩錯花源果林之觀連阡被畛東盡州郭自是以西皆連山夾峙貫以涇流波聲挾山足俱東其來益三四百里予乃策馬溯流而上疾走兩日遂摩涇州長武以抵平涼而假息於督學之使院是為月之二十有三日聽夜漏四鼓遂寢明日官吏來謁問其齋餼次舍供頓之物良具頃之傳吏來告師且至遂相率往迎於郊初出重閣下漁梁延緣濠上畫城之北爰有大旆飄蕭營壁屹立是為寓軍之次右列阜棧廐馬千蹏未至數十武聞齧草聲如空山夜壑風泉撞攢喧生靜中即聽彌遠左即行營纓幕周阿外瞰壁列內晚洞明簾帷闔開門戶當對狀若區廬聯比而常虛其中方以正四嚮之位而窺其出入於是表以綽楔樹屏當門錦幄中張參佐拱衛前者翼舒後者箕繞其外則平沙綠草微道所環堅棘鱗次柱牙錯總其為制廣

輪一里而又半馬。規圓象天。截地應矩。仁立遠視。隱然壯觀。已而掘堞。霧合鏡。蕭殷雷。幢牙茸。鬱合。咨纜。縱威。按轡。整行。來居求處。其士伍皆陽陽和愉。顏色不勌。其將率皆恭儉退讓。以能有功。下馬握手。與之慰勞。視其膳飲。寢處。茶話久之。又握手珍重。相揖而退。步出營東門。地益亢敞。側望前村。桃李盛開。亦有茶火之色。背山繞流。林木畏佳。風開日穿。茅茨高下。鬱然清遠。尋野人問路不得。故不能遂往。南行數十步。得暖泉。柳湖所自出。明韓藩建築館於此。山池臺榭。勝絕秦雍。東北望有廢城。周遭。故苑牆也。泉在龍公祠下。水從石甃中湧出。纒若沸鼎。稍行而東。渠流益大。乃漚以方塘。鋪以澄沼。東以隄柳。平波澹滲。薰綠淨泓。柳岸之北。因其高廡。以為鳴泉石瀨。潏然清響。具體巖壑。旁近人家。竹林蔬畦。魚陂水碓之利。咸所仰資。於是為之沙洲。坻嶼。迴潭。枉汭。詠以鱣鮪。暢以沙鳥。冒以菱荇。青蒲芙蓉。水物之奇。並皆含氣發英。翠如雕玉。波煙橫流。雲景交集。陰陽晦明。儼爾萬態。於是吟池上之篇。歌大隄之曲。遂出占城。入定北門。歸於所謂使院者。而憩處焉。院在郡城北。絕遠民居。方廣數百畝。遍滿瑤草。長日無人。幽禽怪羽。飛鳴沓集。往往巢於簾桁之上。庭前槐柳交陰。丹杏碧桃。玫瑰刺桐。讓草之華。羅生簷戶。又有小柏四五株。體狀詭異。上枝攢擎。下幹突怒。側生仰出。儼有屈鐵之勢。所居堂廣八楹。深七楹。靚覽負地而起。高出雉堞。

對面西南諸小山。皆如列几。曾岡偃隴。鱗鱗滿前。日之既夕。景色益奇。遠望崆峒山。骨稜稜可數。瀑水懸流。晃漾落空。嵐陰迴復。紺煙紛橫。稚歸鳥沒。可攬而有。於是鱸魚細鱗。菌筍銜杯。拄頤。目盡餘曠。酒尊三屬。頽然徑醉。浩乎栩栩。遊於華胥。瀕洞寒。泐觀物之初。混混然不可窮矣。既醒。客問曰。吾子于役他邦。而縱陳觀遊。歡歌從容。豈誠有樂乎此耶。抑將有所病而聊息乎此耶。余應之曰。然。非此之謂也。夫春至而倉庚鳴。淵聞而儵魚樂。豈嘗有誓發詔教之者哉。感氣而動。樂得其所者。生物之共情也。今吾與子生堯舜之時。沐浴德禮。涵浸聖澤。近清光咏醇懿之日久矣。比者王師西征。不庭掃逋。逃之淵窮。走險之路。渠魁凶孽。以次即誅。德威所加。闔地二萬。海波不飛。物遂卵育。樹候置尉。邊圉大甯。西土之人。效其筐篚壺漿。以勞還旅行者。歌坐者。望童兒牧豎。無不拱手踴躍。笑言愉愉。而况詩書冠帶之類。感動之深者哉。且吾竦罪於此邦者。嘗三年矣。才既駑怯。又不習吏事。每軍書夜下。徵發倉卒。奔走圖議。惴惴焉。惟不任是懼。又於其間。隕霜雨雪。未嘗告災。按部所至。率皆戴星宵行。憂心如疚。是故山川之美。華實之植。雖狎習之久。而若未嘗接於耳目。及其既去二年。復以職役來往於此。遂得親見。吉甫方叔雷霆江漢之威。退而作為詠歌。以道生民未有之鉅勳。於其稍暇。又得留意於景光風物。以紓其倦。視而暢其和豫。則

吾之適適於此豈不宜乎。故曰哀樂變於中。境象移於外。漆室春慄。狐裘冬溫。又曰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子非我也。又馬知余之樂哉。乃為歌曰。方春時和。百物昌兮。酌以大斗。挹天漿兮。海宇曼壽。和樂康兮。客既喻。相與躡地起舞。引聲和歌而去。

劉烈母家傳

劉太守斯和以翰林用大臣薦。出知忻州。改遼州。補秦州。遷知甘州府。溫恭有執。所至稱惠。太岳以館署後進。又同宦隴右。嘗得習聞其家世。暇日更述其高王母死賊事。請為敘錄。以為我劉氏永永無窮之傳。以紓我嗣人之戚。而惜乎其聞之不詳也。太岳正立握管。謹次其語。為劉烈母家傳。

傳曰。烈母姓馬氏。鄉臨渠。劉翁妻也。翁居鄉多惠愛。盜伐其屋後樹。翁望見。輒屏匿。卻走。盜得從容相載去。舍南有蔬圃。里中兒日往來採擷。或詰曰。若何從市。此對曰。吾取劉臨渠家菜。不為盜也。其厚德如此。烈母為翁繼娶。能與翁同志。翁好施予。母無忤色。翁或遭謾欺。相顧益喜。曰。非君盛德。其何敢然。於是鄉人謂翁夫婦長者。卒相親附。聲動鄰邑。翁既沒幾年。而中原盜起。大轡河南。焚掠州郡。鄉汝之民皆空室。以走。家人來告曰。寇至矣。請亟去。母織不顧。則又請曰。寇大至。不去禍且及。織仍自若。已而呼告曰。寇及郊。又告曰。寇及郭。又告曰。寇及門。遂連呼曰。寇入矣。不蚤去。

以及於是。母罵曰：賢子賊搥地至。吾婦人去將安之。雖然義不可辱賊手。趣走後園。沉井以死。家人曰：奈何母獨死。即俱死。賊無所發怒。下巨石壓之。盡燬其廬。乃去。其子自它邑歸。撥瓦礫。收諸骸。而出母屍井中。瘞其旁。大椿樹下。鄉人呼為劉烈婦井。論曰：嗚呼。子觀史冊死節之士。往往至於糜肌碎首。而其氣不屈。豈不烈烈丈夫哉。然嘗竊怪天地變亂之氣。至使盜賊兇殘。得親肆其毒於忠孝之身。此其可為流涕悲呼。發憤太息者也。況於婦人者。潔身為義。又不必其奮臂嚼齒。而後為快者哉。若劉母。其可謂從容正斃。灑然完節者矣。觀其平居。門內恂恂。順正。務以為善。相踵勉而已。至於生死之際。顧赫然若是。然則鄉曲之譽。又何足以知之哉。予既高其義。思得考竟其本末。而紀傳不著。雖其子孫裔世。亦有不能詳焉。豈非世變倉卒。愈久而失之耶。嗚呼。從古亂世。尤多偉異奇節。明之末歲。窮山荒淫。閭巷夫婦之賢。蹈於義以死。而名不彰者眾矣。可勝惜哉。可勝慨哉。

嶧岷姜孝子傳

周於智

滇有孝子曰姜瑤字美玉其先江南人愛嶧岷山水築園於南河濱遂家焉代有聞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嶧岷有姜詩之稱瑤父文柄詩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質易得錢輒償酒債瑤痛母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黨嘖嘖稱孝內外無間言親嘗遠出久不歸音信間寂瑤覓其乃訣妻子裹糧周尋遇父于元江相持大慟勸之歸乃喜家貧析薪治圃為養先儘父酒資餘膳晨出採薪必挈壺置肆間反攜酒刈蔬妻潔治以進家庭聚順融融然樂也間或因事偶滯疾歸妻楊已命子取酒奉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為罷飲屢勸不聽命子承宗跪請曰孫力能負薪矣吾父給衣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莫自苦為翌日適山樵採買酒以歸共歡酣飲嗣日習以為常及親歿哀毀骨立喪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嘗飲壺薦酒哀慟墓前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關氏生承澤聰慧能讀書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先力圃護事瑤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為孝子圃

贊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醞釀者深哉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山遊集序

汪沆

子甫冠學為詩請於先生長者曰詩何繇而工長者曰亦多讀書多游覽耳時方事科舉學聞而置之稍長盡取古人詩諷誦之見其意境甜閒神鋒標映者大抵模山範水之作居多而曩時長者之言始信丙辰夏北走京師歷吳楚齊魯燕趙諸地凡三千餘里舟衝洪波車駕魏城際羈愁無俚時每託歌詠以舒其鬱轡困苦之恩詩不多作作亦不能工又疑所聞長者之言為不可信也尋客津門獲交查君蓮坡蓮坡少負逸才輾轉不遇手闢水西別墅貯書數萬卷枕藉其中日事嘯咏性好游聞有佳山水不難重郵累駕而往顧興旋發旋止予私叩之蓮坡應曰古人之游有所乘也我人之游有所俟也雖然盤西二山近界畿輔曾一再陟之而且咏之矣知予之游者子也知予之游之未敢遽遠者亦子也子不可以無言予受而讀之終卷若穹巖窈洞近接於目也雲霞蔽虧朝霏夕煙縈拂於几席戶牖也幽泉之琤琮林麓之蕭屑與夫樵吟梵唱禽鳥之音遞於耳而互奮於左右也不禁作而歎曰詩之工拙果繫於游哉然有難以理度者假詩必游而後工盤西兩山裏糧擔登者一歲之內趾相錯肩相摩不知凡幾或游矣而不必能詩能詩矣而不必盡工即以予之奔陋隔歲常策杖兩山所作都凡近然後知蓮坡之詩之工雖結癡於山水者深實亦

讀書之多。有以陶寫其靈能。而抗懷於物表也。則予之請益於長者。不當徒求於游。而向者之說。洵無可疑也。州有九。歷其八。嶽有五。陟其四。予知蓮坡。猶未厭意。他日。行篋之作。定有什伯於此者。當與少陵入蜀東坡海外爭雄矣夫。

問奮集序

吾鄉舊以文章相雄長者。必稱西冷十子。三十年來自慶伯吳氏鴻文。徐氏山公馮氏數公。殞謝後。號稱能文者。不少概見。吳翰林志伊著十國春秋。具良史才。初白查氏西崖湯氏。以工詩鳴海內。而文章均無傳焉。則希風繼軌。誠鄉里後學之所宜自振者也。同里余子月樵質敏而勤學。以貧故。負米京師。既而僑居津門。與予交。覆其所製文若干首。問序於予。予舛陋失學。於古作者。未能窺其庭戶。詎足以序月樵之文。無已。請以命集之義。為月樵誦可乎。易无妄之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畲。言因時順理。無私意期望之心也。爾雅稱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詩詁謂菑者。始反草也。畲者。漸和柔也。文之為道。甄綜羣籍。酌雅稟經。歲者。徐之。蕪者。剔之。不使亂吾佳植。是反草之說也。迨遲之久而。氣充理洽。猶滋之以水泉。蘇之以土視。使良苗懷新。是和柔之說也。抑予聞之。文者。載道之器。非可以驟至。逸獲者也。使乍營苞種。即腰鎌以隨之。縱無稂莠之雜。而植本不固。生意未足。歸於無成焉。已矣。必也。自苗而

秀而實。勿奪時。勿助長。盡人之事。以合於天。斯力穡有秋。而不致歎美稗之不若也。月樵之於文。用力也專。歷時也久。取材也博。乃猶慊慊不自滿。曰。如何新舊。吾將問之。推其歛然自下之意。將見腴壤所產。實好實堅。異時吾鄉有好事者。網羅文獻。蒐討別集。則十子諸君之外。必及月樵無疑也。

靜便齋集序

嗚呼。此子亡友王君茨檐之遺藁也。予與茨檐同居松里。年齒相若。契厚如昆弟。憶雍正乙卯。石交黃君西清。為繪松里五子圖。五子者。杭君董浦。張君南漪。符君南竹。茨檐及予也。茲再三十年來。日月不居。故交零落。南漪南竹。相繼殂謝。茨檐之歿。抑又八年矣。吟場酒地。徑草為荒。每過諸君子舊館。不勝黃公酒壚之感。今予羈迹吳門。董浦又掌教揚州。間年始一見。益歎友朋聚首之不常。而感逝傷離之難。已於懷抱也。茨檐食貧力學。手未釋卷。又嘗假館於繡谷吳氏。小山趙氏。養素王氏之三氏者。儲書最富。茨檐左右漁獵。肆力為古文詞。多見道有得之言。生平不修飾邊幅。和易可親。然遇要人富兒。有不當意者。即掉臂去之。或竟日不交一語。其狷介又如此。性嗜飲。時時從酒人游。跌宕自喜。中年絕意進取。不踏省門。捐館前三日。自喪所著詩。屬予定其去留。而以文丐董浦論次。若逆知但化者。然斯亦異已。夫年壽有時。而

盡學祿止於其身。惟文章為不朽之盛事。次樞既窮以死。其遺文何忍令湮沒不傳。襟契之好。共謀醖錢以授之梓人。俾來者讀其文以哀其遇。次樞其亦可以無憾也。已。顧南竹秋聲館吟橐。次樞曾手書以開雕。南漪文集鏤於粵東。董浦述作等身。門下著錄之士。不難排纂鏤板。以播於通都大邑。獨余狃落無容。垂老善病。欲假秉燭之明。息影里門。而不可得。檢點昔年遊歷酬倡之篇什。半多散佚。其僅存者。不堪覆瓿。謬廁諸君子後塵。披覽前圖。載翻遺集。追念存歿。既傷且愧也。

包春河太守家傳

君諱鴻。字春河。號梅嶼。錢塘人。少孤。淬志勵學。文詞卓犖。康熙辛卯。以詩經舉於鄉。雍正甲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君長入西出。不敢一日曠。每語同官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漢張釋之。唐徐有功。皆以恕求情者也。吾黨當師之。眾疑其言。居西曹五年。多所平反。歷陞本部雲南司郎中。己酉。特授甘肅平涼府知府。下車洗手奉職。整飭綱紀。杜絕苞苴。一郡竦然。前守某承造運糧車二千三百輛。并軍營所需鞍屨繩索毛槽鐵叉輪輻鐵掌等物。十未及三。遽報工竣。奉檄起解。君歎曰。軍國重事。子敢諉過前人耶。遂不惜工直。晝夜督造。剋期而成。幸免戾譴。明年。調任慶陽。地屬邊陲。李自成蹂躪於前。王輔臣倡亂於後。民俗彫敝。君至謀生聚。復流庸。革規

例禁苛擾務為寬大之政以紓民氣遠近德之所屬環縣土多沙磧又皆峻阪陡崖
氣寒霜早歲僅一穫游饑後丁壯皆轉徙四方嗣奉墾荒之令土著無產及流寓客
氓紛紛報墾比流亡漸還各以業主告爭鳴官清丈君思沙磧磽确不同膏腴而頃
畝向無弓口脫一清丈既懼侵隱之罪復貽加賦之苦因援延安府屬折征起科之
例剴切陳詞申請臺使奉文報可環人稱便癸丑緣事鐫秩二級罷歸乾隆己未補
江西贛州府通判大吏廉君名屢行檄委署郡篆四攝丞縣事三司樞務一所至皆
有聲其署贛州也郡學鄉賢祠燬於火捐貲復之監造站船侵扣冒銷之弊釐剔一
清庚午分校文闈檄棘皆知名士壬申推陞雲南澂江府路南州知州引年乞休君
宦遊三十年履無長物歸田後每日晡不能舉火家人詰諍勿顧也事母孝太安人
極孝既歿宅兆未卜盡馬心傷力疾營葬事手操舂黍淚泫泫交睫蓋終身孺慕如
一日云包氏故錢塘望族占籍保安里則自有元諱泰者始科名文章代有聞人君
輯包氏簪纓錄一帙末系以圖用展敬宗收族之義撰述所存有說書旁見三卷邨
鄰衛三風詩意一卷左國朽言一卷三才備考四卷唐詩律隔一卷讀莊解若干卷
昔昔編一卷則君生前自編年譜也詩四卷夏邑彭樂君方伯先為鏤版行之卒年
七十四無子以族姪全嗣女五竝適士族。

論曰官箴之美莫過於廉官箴之戒莫甚於貪。歷覽史冊所載循吏諸傳。鮮不以廉自律。克著清白之操者也。迹君生平。處脂膏之地。未嘗以纖毫自潤。方古廉吏。何多讓焉。嗚呼。是可以傳矣。

翰林院編修何公家傳

公諱玉梁。字韋江。號樟亭。錢塘人。祖蘭旌。明季杭州府學生。績學多隱德。學者稱江澗先生。考喬雲。康熙丙辰進士。官湖廣桂東縣知縣。有循聲。公幼即穎異。五歲入家塾。與兄某以記誦相角勝。日誦數千言。晚課畢。私以他未誦者益之。稍長。工韻語。受業蕭山毛西河。檢討門。學益進。康熙己卯。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杭州。公隨父迎。鑾擬撰應制詩若干首。以年幼格未上。檢討為之序。載西河全集。年十七。補錢塘縣學生。康熙甲午。舉於鄉。雍正癸卯。成進士。改庶常。時新進士始行九卿保舉例。而御試詩文為尤重。公於九列。無薦擢。特以文章稱旨。拔置詞臣。掌院雅重公。凡館閣制誥。多屬公撰擬。進呈。宸覽。甲辰。授編修。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丙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沈澗。張受長。王延年等十四人。皆知名士。丁未。以母喪。太君患風痺疾。陳情終養。歸制府彭城李公。廉公名。延掌紫陽書院講席。自己酉迄丁巳。凡九年。公持文律甚嚴。一字一句之疵。扶摘不

少想遇英俊傑出之人。亟首錄以為程式。以是爭相鑽厲。門下士擢巍科成進士者。先後百餘人。居恒訓士。每引安定規條。務求有用之學。曰讀書內而無益於身心。外不能通達世務。雖胸羅萬卷。謂之書簾可也。生母李太君。廣東新會人。先是康熙甲辰。山寇竊發。舉家驚竄。太君年十歲。陷於賊。貝勒某公勦平之。凡寇所掠子女。航海以北。抵京師。沁水縣縣丞袁某。公嫡母父也。倡義贖難民百口。得太君。詢其父兄名姓里居。悉數不忘。異之。撫為女。遂勝。袁太君同歸桂東公。生公。太君居杭時。時思父母不寬。常為公道王覺。經尋親故事。感然而歎曰。子雖隨汝父在桂東時。一見吾父。而今又若干年矣。汝異日能至粵。一訪里居乎。言已。嗚咽不自勝。公恐傷太君意。附舟入粵。比至。太君父已歿。舅氏徙居香山。造門謁見。具述太君遣行意。相持而泣。留一年歸。蓋順承母志。終身如一日云。甲子夏。徽嚴僑三郡起蛟。大水溺人。壞廬墓棺。樁浮江而下。公傭夫駕舟。自富春江至龕楮之間。出沒巨浪。撈浮棺五十餘。慕義者接踵而起。閱三晝夜。又得二百餘具。於是編號繪圖。沿途黏示。俾子姓認歸。其不可識者。逾年瘞之。已。蕭山令聘修邑志。公校閱舊本。多改竄前史。而飾為美詞。其未見正史者。官階年號亦偽造居多。公細加校訂。如前明何孝子。競父醒庵侍御。以湘湖水利故。為邑令。鄒魯所殺。孝子報讐。事具明史。舊志削去。父子二人傳。以他有勢。

力者當之。公憤曰。父以地方公事死。子為報警死。煌煌國史。尚不能沒。而獨不見容於邑志。公道何在。於是捨尋孝子逸事。其一時同事。例應並載者。得書十餘種。為孝子立傳。是夜陰風寒慄。鐙焰青熒。室中若有鬼神者。人以為異。何氏自上虞縣遷杭。三百餘年。支族繁衍。桂東公曾輯家譜。閱年久。未有續修。公依派編圖。增立傳記。較他姓譜體例為詳。公讀書於諸經中。尤邃於周易三禮。嘗論易曰。易聖人之書也。所以明斯道之變。易無不在也。王弼閒以老莊虛無之說參之。誤矣。顧言理學者。宗程子。言數學者。宗邵子。朱子作本義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作。謂邵氏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程子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闕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翕然嚮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反似承其流矣。然程邵二子。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程子獨不與言易之數。邵子每欲以數學傳程子。而程子終不欲。邵子既沒。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調絃者之琴譜。朱子雖為之訓釋。他日有奮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附會之說。則學者亦當兩酌。而審所當務矣。其論三禮曰。三禮之學。其所以詭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

之訓者。察乎此四者。而諸家之聚訟。可以折其獄矣。又曰。歸熙甫作孝經敘錄。謂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灰燼。而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耳。歸氏之論。洵為讀書不易之良法。嗚呼。誦公之言。可以知公之學識矣。所著有韶軌吟四卷。賢鑒堂詩存一卷。應制格詩一卷。南齋記聞四卷。史論十二卷。柳浦集四卷。藏於家。沒年六十九。子四。陳調。乾隆丁巳進士。河南鞏縣知縣。維熊。雍正乙卯舉人。湖廣祁陽縣知縣。陳鯉。乾隆辛酉舉人。陳燾。仁和縣學生。孫四人。

江揆庭詩序

邵齊燾

余年十三四受業萬川江先生。先生之從子揆庭。時時來省先生。聞其有能詩名。顧余尚少。不知揆庭詩何等也。後十餘年。余官京師。習聞揆庭詩。益工名籍籍。而未見其所為詩。又六年。余以伯兄之喪。乞疾歸。揆庭出其詩一編示余。且謂之曰。吾自少來所為詩。吾既擇而錄之。若此矣。然吾猶病其多也。子盍為我刪之。余讀其詩。已復于揆庭曰。余非知詩者。何能刪子之詩。且子之詩。又何待於刪也。世之論者。皆曰。古人之所作。不多。而其人傳。後之人所作。倍蓰于古人。而或不盡傳。以後人之所作。與古人之所作。較其多寡。則古人之傳者常少。而後人之傳者常多矣。以後人之所作。傳與古人之所傳。較其高下。則古人之少。遠過於後人之多。其所以傳者不同也。居今而觀唐宋元明之間。人各有集。大抵世愈近者。其卷帙益煩。及進而溯之魏晉。以迄周隋。其間作者。鱗次。然卷帙抑差少矣。又進而溯之兩漢。則多不過人數篇。少者僅一兩篇。然其人其文之在于古。其光氣照耀。不可磨滅。為何如也。即以詩論。唐人詩集之最多者。莫如李杜元白。然視子瞻放翁石湖誠齋。其卷帙之繁不及也。若曹劉陶謝鮑庾諸家。其存者抑又少焉。至於蘇李贈會。以及枚乘傅毅無名氏之詩。世所稱古辭者。皆上繼三百篇之遺音。下開列代之體製。然其存者若斯而已。而世之人

卒未有能謂蘇陸之詩可掩李杜曹劉之作可駕蘇李者也然則詩之傳固在於多乎哉子之欲刪其詩也或者意在此乎顧余獨以古今人文之不相及者氣運之相乘才分之相懸使然而不在所傳多寡之間其所以有多寡者世遠則篇籍就湮時近則流詠未替而不必據此以定古今之判也使唐宋之人生於漢魏其傳者未必不少使漢魏之人生於元明其傳者未必不多然使古人之詩文連篇積軸疊疊成集如後世人之多其所以勝於後人者自在也未嘗以多而賤也又試取近世人之集芟奪翦截僅存一二使如古人之少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自在也未嘗以少而貴也夫詩之傳又豈徒存於少乎哉子今者將毋徒以少為貴耶抑將斬至於古人以自為其可傳者耶如將斬至於古人以自為其可傳則子之詩方將躡元明之軌轍軼唐宋之藩籬排江左之門戶挾漢魏之堂奧日增月益必有更多於此者而又奚以刪為且子不聞之乎隨侯混于魚目和氏雜于碔砢則必將去其似者以明其真者矣若夫懸圃積玉無非夜光合浦孕珠皆成明月彼觀者方且顧盼矐眙之不暇又奚能有所去留取舍于其間哉故曰子之詩不必刪也既以言於掖庭遂書之以為序

常熟海防廳署記

常熟於蘇之屬邑中。獨濱於海。其水利開塞之宜。市舶出入之禁。為郡利病所繫。而郡守不能親治其事。乃設海防船政廳。以董之。廳署舊在縣城之東。倫建自康熙四十年。至雍正二年。官省。八年。值今相國海昌陳公。方以東撫管江南水利事。邑中通海之道。福山白泖徐六涇諸口。皆以次濬淪。乃討曩時官制。謂海防同知。專以飭船政。稽海口為職。是宜不可廢。請于朝。得復置。太倉故郡。屬時太倉已改直隸州。而太屬船政。仍隸于廳。從其舊也。初官之既廢也。會廷議析常熟為昭文。遂以舊署為昭文縣治。至是復置。別于昭文之福山城。立署焉。常昭舊有潮患。而福山去海尤近。乾隆十二年。秋。署為風潮所圯。前司馬儼城北。景氏之別業以居。既湫隘不足以辰事。且念非經久計。十七年。乃請于大吏。重構解宇於城內。如舊制。事聞下部議。得如所請。推其費。給帑千五百餘金。未及行。而陳君擢員外郎。去二十年三月。今司馬李君始蒞官。則求閒敞之地。可以為治事之所者。經歲得陸氏之居于常熟西子游里。乃度材鳩工。撥日作堵。凡楹榭之腐折者。易之。墉壁之欹頽者。築之。丹堊之剝缺者。飾之。其公費有不給。復輟俸以助之。以今年六月始落成。而居焉。有堂有除。有寢有庭。非侈非陋。制度具備。可謂高明之居。君子攸芋者矣。工役既竣。李君使使告余。為文以記之。余辱與君之子庶常。有門館之雅。又竊喜斯役之不日成也。其敢以不文辭。

因考茲署之沿革廢置而述其大略如此若夫李君之公明慎勤以惠于民而能其官者有兩邑之輿誦在余不具論陳君名某字某直隸天津人李君名某字某山東壽光人後之君子洎是官而得其居以治乃事者其無忘厥初是役也相陰陽諷言良則邑人某計工值督畚鍤奔走執事者則廳吏某常熟工房吏某廳役某某例得牽連附書。

湖南按察使嚴公墓誌銘

公姓嚴氏諱有禧字厚載常熟人明大學士文靖公七世孫也曾祖熊縣學生祖虞惺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終太僕寺少卿父濂增貢生宗學教習公初名繩德年十六補縣學生太僕公時為大理寺副手書勉曰易曰厚德載物今字汝厚載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所以厚其德也康熙五十九年二十七日以今名中順天鄉舉雍正元年會試被放。

特恩賜進士六年選河南涉縣知縣河東總督田公文鏡為政嚴明屬吏望風懾慄公強直敢任事議論明決數見褒異自以不習吏事請改教諭田公曰汝豈久為令者顧涉小未展驥足勉之勿萌他意八年調署洛陽值西邊用兵羽檄旁午隨方應接事無廢滯田公益親任之逾格舉薦明年遷山東直隸濱州知州是時田公與山

東巡撫岳公濬不相能欲求其不職狀故奏公為濱州使察動靜公至見岳公長者久之竟無所白曰吾豈能譖人以求進乎於是田公以公負己大怒請讓相繼將劾公會病卒乃免濱州仍歲大水公到官三日單騎循厯所屬按視災口開倉賑給撫恤勤備十一年遷萊州府知府聽斷明審辨析疑似誣枉獲伸廢阻蔽欺咸見糾摘政號清嚴法制有不便於民者具以因革所宜列上兩院究徹利病言多見從

今上乾隆三年擢公登萊青道前時胥役奉命參訪外事因廣興譏構迫脇州縣恣取賕賂公至禁絕其事有踵故私出者聽州縣捕治循行界內簡省徵發所至晏然五年調糧儲道母憂去官其冬復遭父喪八年服滿補湖南岳常澧道民隄湖旁涸陂為田水勢屈過往往決溢而民利墾闢請者相繼兩院下公勘狀公言此皆遊食好事之徒散誘愚魯恣為科斂與胥役表裏分畝分金及至衝決告災求賑復為奸利因條上其弊圍湖之議遂格澧民蕭六表素兇邪告所怨劉太玉譚如山有逆謀諸生車馬殿等名在告中湖南提督聞知遂捕繫生等會將肆兵於澧民訛言兵至相率驚竄公察所告非實竝為伸雪縱遣而馳書帥府止其肆兵澧民乃安十一年調驛鹽道十三年擢河南按察使十五年冬調貴州禁制兵役不得侵凌苗民刑具違制被刑者多魁督令重造如制十七年以疾解職二十二年疾平復為河南按察

便明年調湖南。公素持風裁。容止威重。及居憲司。綱紀肅然。與兩院平議庶政。進退屬吏。正色諍辨。無所回撓。而鞫鞠之際。更務矜恕。常以愚獷之徒。置對函莽。輕入重辟。多為開示律文。引就生地。或施嚴刑。而色更和霽。虛心測論。常恐枉縱。人皆憚其剛而服其平。二十七年。坐前在河南失察屬吏贓降二級用。至京師待銓。明年春。以疾還鄉里。公少貧困。及仕居處廉約。歷官三十餘年。家無贏貲。平生不妄取。與時人自為纖嗇。然敦重氣類。憊屬戚故。死喪孤貧。多所賑贖。家居矜厲風槩。州里敬事。三十一年四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三。娶許氏。封淑人。子二人。榕。照。福建鹽課大使。峻。鎮國子監生。孫二人。明年二月十九日。葬苑山新塋。銘曰。

苑山之麓。釣渚之濱。蔚乎松楸。嚴公之境。嗚呼嚴公。邦之憲臣。文靖七葉。太僕之孫。世澤孔延。大闕高門。禮官升名。

天子所甄。游歷宰守。剛明恪勤。累總外臺。濟威以仁。直道當官。恭職庇民。既耄歸來。規矩人倫。奄歎凋落。懷風靡因。耿耿遺言。託我斯文。拂管濡翰。出涕霑巾。嗚呼邈矣。公其古人。

景州知州屈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屈氏。諱成霖。字起商。常熟人。其先自明初以來。皆名在庠序。以文學師授里。

中十餘世相承不衰。成化時乙酉科舉人輔。任至瑞州府推官。祖欽縣學生。父永清廩貢生。府君年二十四補縣諸生。雍正四年年四十四中順天舉人。乾隆元年成進士。故事進士為縣令者。吏部以次銓授。是歲

上始親簡數人。以知縣即用。而府君為之首。初任盧龍縣。總督李敏達公見其書生。敕知府教以吏事。及蒞政。剖決皆適事理。知府驚服。五年。以總督孫文定公河道總督劉文恪公文薦。遷景州知州。濬惠民渠。築運河。月隄決堙增庠。民無水患。募卒夜偵津路。盜賊逆逸。商旅獲甯。有大姓宗族。好相訐告。府君廉知。構訟主名。出教誠勵。訟以衰損。八年。天津河間旱飢。有詔發賑。異時一戶率賑二口。府君計口施賑。無漏澤者。民先流亡。聞賑還者。續上其籍。並蒙廩給。又於南門北門設棲流所。以業四方流移。鄰邑聞者。恨不為府君民。是時府君才望浸顯。大吏方議薦。拔而府君深懼盈滿。因求解職。十一年。遂謝病歸。初府君少有羸疾。數咯血。且咽且讀書。因習導養術。竟獲其效。比老用其術益精。遂更强健。家居二十年。屏他書不觀。惟以老莊二書自隨。嘗與客談老義。歎曰。內丹秘蘊。盡於此矣。注家莫喻微旨。空復紛紜。得不使柱下長慶頌乎。性善治生。能節蓄。致饒益。中年產益殖。府君曰。財不可積也。凡遺子孫。度令衣食不缺足矣。餘宜以漸散之。顧不當妄用耳。乃置義田。贍宗親。歲製絮袍給

道路寒者具席帽中襪等。以施囹圄。年飢則貴糴而賤出之。前後凡六千餘斛。橋道毀斷。多所修建。息曾發造安濟堂。收養男女貧癯無依者。歲可百人。府君割千畝充其費。縣東北瀕海。二十年。官築海城捍潮。延袤百二十里。多值古墟廢壁。府君募僧俗各十人。日擔積收遺骸。凡五百七十四積。悉埋丁家港義塚。其隨時施惠多此類。亦由精力強敏。綜貫纖密。故任得其人。蠹弊屏絕。又能練悉時務。通知物情。邑有大疑。多見諮訪。府君陳說利病。犁然曉析。公私皆信聽焉。廣仁局歲施棺藥。有公錢取息。既而用度日絀。眾議非府君莫能主持。府君以家錢盡償其本。屬急曾發經理。歲月滋息。七年之中。倍其舊貲。二十八年。鄉人合貲繕修學舍。鉅細之務。推府君父子規度。料量程制。周肅工勸。士悅。又虞山致道館。乾元宮。維摩寺。皆荒頽。府君發願修復。布金捨田。幾以萬計。凡所營造。靡不完固。府君春秋既高。悉以家政委息曾發。曉發雜事。不復關意。優游晏安。奉養怡適。然有節制。不事奢縱。嘗言人當歡娛時。不可無戒慎恐懼之意。一不慎則喪其身。而害於事矣。欲復樂得乎。與人交際。貴簡易質直。悉除去時俗文飾。著習是編二卷。明居家蒞官之法。末年。又集古今善惡報應為一書。號經史參同。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四。先娶宜人曾氏。康熙某年月日卒。後娶宜人席氏。乾隆某年月日卒。子四人。曾發。乾隆戊午舉人。曉發。太學生。

煥發府諸生長發女四人孫八人孫女七曾孫三府君前以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
葬兩宜人大河先塋之左因遂自定穴次及卒之明年二月初九日曾發等奉府君
葬墓之中穴銘曰

屈之受姓維楚之裔胥宅虞山於宋之季有明迄茲青衿十世詩書綿綿氣澤淹漬
至於府君遂以昌大甲科發迹銀黃作吏寬樂令終八十有四始病羸瘠而獲久視
仕宦寔通而果於退豐財厚生而散厥利娛樂無妨而克戒畏身從化遷而有子繼
福祥濬濬亦孔之備大河之塋松檜手藝丁亥春仲良辰協筮藏魄吉兆昌厥來嗣
章烈婦墓碣

孺人姓章氏諱孔榮陝西秦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為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
熟人父瀾陝西蒲城縣知縣康熙四十五年卒官初蒲城君與同邑魏士升友善嘗
為廷桂聘其女蒲城君卒數年而士升知秦安縣廷桂往依焉踰年所聘士升女夭
又五年士升行取改京秩從至京師士升尋歿遂歸娶同邑錢漢昭女為妻生一女
而妻卒雍正中廷桂避事復之秦安因為章氏贅壻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篤頃之
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孺人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既歸無居舍孺人盡鬻妝
具得百餘金僦屋三間居之恨不逮奉養享祀必潔及嫁前妻所生女備有恩紀夫

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側。以擬倉卒。生二子俱殤。最後生一女。名催鳳。會廷桂故人。今安西道錢。望知撫甯縣。請廷桂管記。乾隆九年十二月。廷桂病歿。撫甯。明年二月。訃至。孺人哀慟殞絕。柩歸。與錢氏合葬。縣西門外。烏目墩。既窆。孺人欲投穴中。家人共持止之。孺人既無子。獨與幼女單居。家益困。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兄孺人乃鬻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焉。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質戶部。牒授主簿。夫歿。或購其牒。覲以冒銓。孺人曰。吾以貧故。鬻牒欺罔國家。罪也。况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莫畢。闔戶自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次日既夕。守者稍倦。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比曉。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副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往。率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旌於朝。報可。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久遂通解。略涉傳記。將歿。作絕命詩詞數章。詞旨哀惻。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沾巾。想當年兮妾病沈懣。感君愛兮信誓殷勤。云妾歿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覓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歡欣。十七年兮夫婦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貧。中路訣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傷幼女兮失母誰親。死為君兮此外

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訃，即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無別事。前議俟叔生子，為夫立後，勿誑我，無後孤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田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費，我心不安。有許氏屋價十金，乞將我埋。先夫瑩次，愚嫂章孔榮手留孺人，卒時年三十四，催鳳始七歲，明年亦夭。夫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桂有老僕，數嘗營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渭、吳慶長等始葬孺人。廷桂墓中，因共立碣表墓，來請余文。余與廷桂交舊，又多諸君之義，曾忝舊史，敢闕其辭，乃為銘曰：

有婉淑姿，生彼映邪。萬里違鄉，自秦來吳。甘窮食貧，徇夫沈軀。薦服薦醢，烏頭表閭。歷載二十，葬從其夫。垂風列女，刻銘山隅。山壤有朽，芳名不渝。

碭山縣教諭謝先生行狀

先生姓謝氏，諱晉，字日三，蘇州常熟人。祖爾綱，父錫蕃，贈文林郎。康熙十九年大水，歲饑，先生祖為粥食，餓者時先生年五歲，進曰：糜薄，恐不飽，又不得懷去，不若易以餅。祖大奇之，即從其言。全活甚眾。年十七，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及入成均，屢冠其曹。年四十九，中雍正甲辰科順天副榜。又三年，中丙午科順天第五名舉人。會試取

明通榜歸教授於家。先生為人和平樂易，篤於倫理，居家常以孝弟敦厚為教。侍母病，衣不解帶者，經歷年載。凡毅字心遠，邑庠生，弟發字叔起，丙辰舉人，推肥處瘠，發於中誠，友于式好。至老無間。從弟子景運，幼孤露，育於先生，提携成立，視均己子。少受業同邑陳溥，及陳歿，為造塋冢，與同學五十餘人，執紼送葬，其篤於誼如此。在場屋三十年，經史古文，手自抄撰，研精探索，寒暑不輟，為文章清詣充實，理法純密。既魁京兆，所試墨義，遠近傳誦。及歸，從學者日進。先生指示程準，剖析奧窔，誘掖不倦。多所成就。乙卯丙辰之間，舉場文體一變，其舊末學膚受，不循其本，競構詭異，冀以逢世，鄙忽先進，目為常譚。先生教人常隨時適變，而不失其正。執經之士，前後百數。二十餘年，登科第者相望，門墻之盛，同時罕及。乾隆五年，年六十五，由丁巳明通，選授徐州碭山縣教諭。碭之諸生，積為隸役之所魚肉。先生至，所以扶樹之甚力。時患蝗，縣令教諸生各出掩捕，一生病不出。隸輒迫辱之。先生謁令，令方憂蝗甚，先生曰：隸之害民酷於蝗，蝗易除，未足憂也。令為稍戢其隸，又于生者，納租已畢，隸猶索錢不已。大見詬辱，反誣生以罪。令怒，將笞生。先生曰：徐之，且勿威怒。令恚曰：師何意罪我？以怒先生曰：喜怒哀樂，情也。人所當有，苟發而中節，則怒亦和耳。令意解，乃釋于生。方是時，隸役橫甚，士之富厚者，必以計攫其資，貧者或恥為之下。即立其罪名，恣

意凌折之。薄物細故。皆成瘡疣。搆飾疑似詞牒旁午。先生深不平之。後大司成崔公紀來督學。司成素方嚴。先生因上謁。極論其害。乃令諸生嘗見枉陷者。悉以上自列學政。學政下其事教諭先生。一直之以上。司成大怒。飭郡守按驗。諸姦猾悉伏其罪。士氣為之一振。於是諸生恃先生若慈父母矣。先生在碭山八年。訓課不倦。貧者恒賑給之。有汪鳳翥者。幼孤。黃園文者。本農家子。此兩人尤貧困。以童子來請益。先生招致官廨。衣食而教誨之。三年皆補弟子員。先生嘗受郡記。與令分道捕蝗。當至南鄉。禱於猛將廟而往。於是羣飛散空。聲如殷雷。乃命召徒衆掘溝塹。設置網。具竿槌。須黎明畢會。及旦視之。蝗盡墜地。死數十里無一飛者。士人陳鳳卜家有孤祟。巫祝禱祀。莫能祛。被先生至。揖而祭之。命虛一室處焉。自爾寂然。家以獲甯。乾隆十二年。先生以老乞歸。牘屢上。郡守定公長以先生尚強。堪任職。疑有所齟齬。遣教授從容問所以。欲去官意。先生慨然曰。吾年踰七十。幸筋力尚健。願我兄弟三人。弟以計儲。得數過此。兄耄矣。獨不能來。念相見無時。何能貪顧微祿。使白首抱桓山分飛之恨乎。郡守為感動。乃許焉。先生既得請。以是年六月束裝。諸生更留行。復居月餘。比發。生徒傾邑。送于河干。服青衿而列拜者。三十里不絕。初先生出行城南。遭子母相毆者。停肩與問之。其子傲然曰。素非相屬。能難我耶。先生怒。執而撻之。命縛送縣令。

治其罪。其人始懼而求免。先生為開示大義，反覆訓諭而去。縣令聞之，晨造先生，自以化導無素，引咎愧謝。後其人感悟，更為善良。娶妻成家，供養有加。聞先生歸，母子追送出郊。鄭重拜謝。縣令者三韓鄒君，名承顯，嚴猛有吏幹。先生與爭，諸生曲直數相抗，不快。然察先生所言，公後更見敬信。命其子受業於先生之子祖庚，遂相與結交。先生家故貧，居頃之，祖庚以舉人選授處州雲和令。雲和富人坐法當抵罪，走常熟。行錢先生，先生正色拒之。凡再至，卒不納。數致祖庚，宜務廉慎，勿飭法，亦終不言富人事。乾隆十六年，恭遇

皇太后萬壽，推恩中外。先生以祖庚官封文林郎。祖庚在雲和五年，以勞次調甯波。奉化令未數月，有獄囚病死，其家請而殮之，坐不檢驗奪職。先生聞，未嘗戚戚。乾隆二十二年，翠華幸吳越。先生年八十餘，父子迎道側進所著

聖諭十六條衍義。詔賜先生緞一端，復祖庚官。初，先生年十五，六多疾患，母黃夫人誠曰：汝血氣方浸長，而羸瘠若此，一不慎，恐旦夕不自保。先生受誡，加意攝護，弱冠以後，體更充實，竟獲遐壽。既耄，飲噉日進，齒牙未嘗動搖。後進以文字請業者，手披口講，無厭意。如壯盛時。庚午壬申，祖庚連充浙江同考官，迎先生至錢塘，既撤闈，祖庚率其門生謁見先生，捧觴上壽，侍遊六橋。先生鬚眉皓然，策杖登陟，彌日欣暢。

曾無倦色。自先生去碭山歸，優游家園垂二十年，安分忘貧，以文自娛，壽考康強，儀型縉紳，四方士友相見，必問勉廬無恙，爭欲知其起居服食，共相傳說，以為稀有。勉廬者，先生所讀書室也。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九日無疾卒，年九十。先生娶姚氏，先生卒，贈孺人側室陳氏，以子貴，封孺人。子一，即祖庚。乾隆戊午舉人。浙江奉化縣知縣。孫二：曾孫四。先生以醇德宿齒，為鄉黨之所尊事。文章行誼，皆可表見於後。宜請當代哲匠刻畫碑誌，垂耀泉壤。及載郡邑志，乘使來者有所考信，觀法齊肅，幼以愚陋，忝侍函丈，敢就聞見所述，參以先生所著年譜，撰次梗槩，冀備採擇，謹狀。

揚雄不事王莽辨

姚範

明世泰和胡正甫辨揚雄不事莽。焦弱侯作筆乘采其說云。雄來京師見成帝。年四十餘。自七十餘歲卒。距莽篡之日。年當百餘。不應高校書天祿閣也。又云。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而死。則卒於成帝時也。汪編修琬續彙亦載之。疑而不辨。可謂疏矣。雄傳既本雄自序。孟堅去雄數十年耳。漢書成於班氏父子。叔皮生與雄接。豈有妄也。雄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按漢成帝即位。永始元年十二月。作南郊。罷甘泉汾陰祠。至永始三年十月。以皇太后詔復祠。是時漢成在位十九年矣。永始四年正月。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元延二年正月。復行幸。三月。遂幸河東祠后土。是年冬。幸長楊宮。從胡人校獵。雄既奏甘泉賦。又云。三月。以祭后土。奏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作羽獵賦。事皆在元延二年無疑也。漢成在位二十六年。建始河平陽湖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凡七改元。四年一改元。惟綏和次年帝崩。僅二年耳。以次推之。哀帝六年。平帝五年。王莽居攝三年。莽建國五年。建國二年。尋荼以獻符命死。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建國二年至天鳳五年。當九年。上推雄來遊京師。當在元延元年之間。年四十一。投閣之時。雄年六十二。安得年百餘也。雄事較然不誣。焦汪二君號博雅多聞。不

一置辨。何也。又雄自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作解嘲。又云。賦近俳優。輟不復為。而潭思渾天。則太元之作。當為雄四十以後之書。桓譚親從受太元法言。則當据雄傳以辨新論之偽竄。不當据偽者以辨真也。且新論肅宗嘗令班固校其書。亡琴道一篇。豈有載雄死事。與己書牾不及知者。則後所傳新論妄也。然則劇秦美新。及法言頌安漢公。俱雄自為之。無可疑者。王介甫云。劇秦美新。谷子雲作。谷永當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歲餘。以曲陽侯根薦為大司農。又歲餘死。永不及王莽之篡。其所黨附王音王根。非莽也。王莽之篡。永之死久矣。雄之書。好者匹於五經。不廢其言可也。宋人至以事莽不牾於聖人。嗟乎。莽為聖人所許。則亂臣賊子。接迹於世。何不可設一說以自解也。當莽之末。建武之初。蜀多高節卓行之士。如譙君黃。李業。任永。馮信之徒。皆是也。是數子者。雖偏至。然成名立方。足垂後世。何必太元法言而後著哉。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舉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僞國。冥然不討。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

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熟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蓋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因孔子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誦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詞以志痛與

張北軒涉江畏語詩序

北軒暇日自其故積得國初邑人吳君所著涉江畏語一卷因綜其家乘陳范二夫人之行為詩一首而剗剗以傳嗚呼明季寇亂之禍披殘屠夷書籍以來蓋未有比者當是時吾邑以蕞爾之區屈於光黃盧毫之間獻賊三至城下壘而攻之數十日訖不能拔力屈而去余嘗歎息以為是雖當時士大夫城守有方抑亦禮義風教足以相繼而草澤之民烝然自勵以從上之教者眾也北軒先世席膺華臚於太平之日二夫人者慮不外於酒漿葢管非預籌海內鼎沸為禦亂之計者也一旦亂作

以一綫之孤。為宗祏所繫。婦姑倉皇謀欲脫於兵戈。蛾聚之餘。又以其身為可死而不可出。求姻交如吳范二君者。以孤屬之。二人又以為義不可委。受而不辭。卒用輓轉崎嶇。以免於難。嗚呼。可感也已。嘗謂天下死生禍福。惟君子能度於義。而徐聽乎勢之所轉。陳范二夫人者。以婦姑守一室。以死自誓。不祈倖生以苟免。蓋其志夙定於中。而習於義理者明也。士大夫值倉卒之際。往往不能固其操。而瀆於挫辱。終不克振而死。聞二夫人之風。可以愧矣。寄一方之任。值奔竄流離之會。不能濟人之孤。又感於顛隳。而因為利。聞吳范二君之風。可以愧矣。北軒易直愷悌。好為歌詩。詩千餘篇。皆行於世。而於先世之軼行遺美。尤數見於篇章。誦其詩者。可以知其仁孝之篤志也。

朱公墓碑記

去縣城之西二十里。曰石井鋪。地志有曰朱公墓者。即漢司農邑之墓也。按班氏漢書。邑初自舒桐鄉。當夫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死必葬我桐鄉。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共為起冢立祠。蓋今之縣治古屬舒。邑舒人也。自三代衰。王政缺。中更暴秦。先王治民之具。一切掃地盡廢。更數十年。而漢興。繼秦治者。漢最近古。當世居官者。率以勤民奉職為務。國家亦歲以民事察其治課。

以為殿最。迄於昭宣之世。吏道彬彬。循良之聲。幾侔於古昔。故下至嗇夫之卑。亦能自舉其職。至於惠義薰蒸。漸被於民。雖死而不忘也。嗟夫。後世之吏。大者或治一郡。次猶一州。一縣者。其治僅若傳舍。視其民。不啻秦人之視越人。求傳所稱循吏之治。何可得耶。墓亦已不可辨。居人尚指延山之凸者以為記。不知其是否也。雍正八年。邑人某傷馬牛。踐於其旁。乃買碑以為之識。夫以嗇夫之卑。行其治以成一鄉之俗。至於既沒。奉嘗思之而不能忘。迄今二千有餘年矣。鄉邑愚氓。考其遺蹟。不忍牛羊之踐踏。此所謂三代直道之不忘者非邪。又況於先王之治。德化訖於宇內者哉。嗚呼。其可感也已。

書練子甯先生金川玉屑集後

彭坊

烏乎。此新塗練子甯先生之遺文。而臨川郡丞王佐輯之以行者也。集凡六卷。余得之吳山書肆中。亟攜歸讀之。既終卷。作而歎曰。甚矣先生之文之似方正學先生也。先生之大節。既與方先生同。駕風霆而光日月矣。顧其文亦復相似。蓋先生之文學韓。正學先生之文。則純乎韓者也。當時人稱小韓子。獨是先生初不以文名。後遭成祖厲禁。又無門人有氣誼者。冒死為之藏弄。故所存無幾。今集中僅得文三十三首。詩七十八首。而方先生自其少時。即以文名天下。又開門授徒。人爭為之藏弄。迨厲禁開。而文亦稍稍出矣。故遜志齋集多至千二百篇。今人皆知方先生之文。而不知先生之文。職是故耳。方先生之文。原本六經。嘗得作文之法於宋文憲公。文憲得之柳文。肅吳立夫諸人。其師承所自。上溯攷亭。而先生則不學而暗與合。其資稟殆有過人者矣。當先生與方正學同朝時。正學亦亟稱其多學而有文。嗟乎。成祖能糜爛諸臣血肉於一時。赤其族而殄滅之。無遺種。而卒不能使其文不傳於後世。而當時之人。既為之冒禁以存之。復為之咨嗟歎息以傳之。此以見忠臣義士之氣。常浩然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一日而泯者。嗟乎。先生之族也。坐死者五百有十一人。遺戍者復數百人。正學之族也。坐死者八百餘人。其刑也。七月乃止。

嗟乎古甯有是哉竊嘗論成祖以篡得位其後致治幾與古英主比隆而當其斬戮建文諸臣殘虐慘毒殆百倍於桀紂他日榆木川之崩野史有異詞焉雖其說荒唐不足信亦足以見人心之抑鬱不平而故為謗詞以厚誣之聊亦洩其憤悶之氣耳他日成祖又曰使練子甯而在朕亦當用之此則其本心之明於事過氣平之後有流露於不覺者歟余又聞先生父伯高先生當洪武時以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廣德州同知則先生忠義蓋亦本家教而然而先生幼與金幼孜相善嘗謂幼孜曰子他日必為良臣我其為忠臣乎其謁余忠宣公祠詩也有曰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慨莫極豈古所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而先生又別有默見於先者歟至若臣林外記謂先生有後在長樂天啟時敎忠臣後喬官其孫夜夢先生來譙讓無何其孫死此其說頗詫異余不敢信